

百 科 小 叢 書

德 意 志 文 學

余 祥 森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德 意 志 文 學

余 祥 森 著

王 鑾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小叢書
德意志文學

此書作者編題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余 祥 森

編輯主幹 王 雲 五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Universal Library

GERMAN LITERATURE

BY YU SIANG SHEN

EDITED BY Y. W. WO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ug., 1931

Price: \$0.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德意志文學

目次

第一章 概論·····	一
第二章 詩歌·····	二五
第三章 戲劇·····	四八
第四章 小說及其他散文作品·····	七四

德意志文學

第一章 概論

德意志民族者，古曰耳曼族之一支也。曰耳曼族先居於韋克塞爾（Weser）及威塞耳（Wieland）二河之間，延至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為止，後經頻繁之移徙，複雜之結合，其中一部分乃成今之德意志民族，故其語言亦隨時代而分衍；古曰耳曼語衍為三派，其一派曰西日耳曼語，即所謂原德意志語是也。後又析而為低地與高地二派。但因德之文化自南徂北，故高地德語遂為文語之主幹，而高地德語復經三時代之變化；第一期自八世紀至十二世紀，第二期自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第三時期自十六世紀至於今日。今之言德意志文學者亦準此時期而分析之，蓋德意志文學之幹語亦即此高地德意志語也。以言德意志文學之範圍，固不僅囿於現在德意志共和國版圖以內

之德語文學作品，乃兼及奧國、瑞士二國之德語文學作品而言。蓋此二國通德語之民族，固與德國人民同其血統，同其風俗，同其文化也。

古德意志文學始於何時，今已不可考，而外人知有德意志民族者，蓋由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地理學家皮退阿斯 (Pytheas von Massilia) 之大洋記 (Vom Ocean) 之報告，其後公元後一世紀時羅馬歷史家塔西陀 (Tacitus) 乃更有日耳曼 (Germania) 之著。其中固多有揄辭，要出於臆測者居多，固不足徵。關於德人之作品，信而有徵者，則始於四世紀時西哥德族主教烏爾菲拉 (Ulfila) 之聖經譯本，其『手書』 (codex argenteus) 一章至今尚保留於瑞典之烏普薩拉 (Upsala)。然其時德意志民族，猶是慍悍殘暴之迷信民族，及八世紀初波尼法提烏 (Bonifatius) 傳布基督教於德國，於是德意志民族方始進於文化之域。而開古德意志文學之基，則為卡爾大王 (Karl der Grosse, 768-814) 蓋彼嘗招致外國學者，設立教會學校，輸入拉丁文學，編製德語文法，搜集古代民歌，於是古高地德語之基礎乃以確立。及其孫路易 (Ludwig der Deutsche, 813-76) 分主中歐，是為德意志立國之始。及薩克森皇朝 (919-1024) 極力提倡希臘、拉丁文學，是為薩克

森文藝復興之時代 (sächsische Renaissance) 而德語文學幾絕跡者殆一百五十年。及法蘭克皇朝 (Frankische Kaiser, 1024-1123) 當國之時，德意志勢力南及意大利，故教會勢力亦漸伸展，其紀律亦極森嚴，皇室亦欲倚之以制諸侯，故其時宗教與教會之思想最佔優勢，以言文學作品亦皆不外為教會而設耳。

洎乎斯陶芬 (Hochstaufen, 1138-1254) 皇朝攝政，正歐洲十字軍極盛之時也。於是教會與教皇之威權，日益強大，而都市之勢力亦日益擴充，海外貿易逐漸發展，外國文化逐漸輸入，法蘭西「宮庭」文學尤占勢力。於是直接養成騎士階級與巡行歌人，間接養成中古高地德意志文學極盛之局。民衆史詩 (Volksespos) 騎士史詩 (Das ritterliche Epos) 宮庭情詩 (Die hofsche Lyrik) 尤為當時最傑出之文學作品。而瓦爾忒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1165-1230) 之於戀歌 (Minnesang) 尤稱巨擘。

瓦爾忒死後二百餘年間，德國皇統最為無定。霸權專制，兵燹相尋，皇室失勢，市府浸強，騎士墮落，教會腐敗。於是領導文化之權漸入於平民之手，以故向之所謂戀歌，一變而為匠歌 (Meister

Brang), 其時於民歌 (Volkslied)、戲劇 (Drama)、調詩 (Lehrhafte Dichtung)、散文方面, 雖間有傑出之作品, 而其作家或步武前哲, 或模仿外人, 皆非不羈絕塵之騷, 蓋近於中方文學弩末之境矣。

十三世紀以還, 火藥、羅經、印刷術三種文明工具, 逐漸輸於歐洲, 於是「新時代」遂告開始, 蓋火藥之應用, 實造成傭兵之崛起, 羅經之應用, 實促成海外貿易之發達, 印刷術之應用, 實啓發民衆之知識。於是一方面貴族、地主、騎士、教會漸失其勢, 他方面都市、平民則漸握其權, 而思想界對於舊社會之齷齪、煩瑣哲學之束縛, 尤致不滿。於是求於文藝與科學中, 取得其新生命, 故追溯希臘羅馬之文學, 以達人的教育、人的雅化之目的。遂有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與人文主義 (Humanism) 之運動, 其發祥地爲古代中心點之羅馬, 而泛濫及於英、法各國, 至德國時已在十五世紀, 其時德之皇室爲哈布斯堡 (Habsburg), 又思利用舊勢力以壓制新潮流, 故此新潮流益復怒長不可遏止。約翰 (Johann von Dalberg) 則致力於人文主義之運動, 路得 (Martin Luther) 則從事宗教之改革。於是軒然大波之宗教革命 (Reformation) 遂告爆發, 結果舊教失勢, 新教抬頭, 皇室屈服, 諸侯分立。而文學界在直接間接上亦因之而起莫大之變化。蓋上述之路得曾將聖經譯成

德語，不料此書一出，風行全國，由是高地德意志語至是又復一變，翕然成爲現代德意志國語之基礎。其時教會方面更有不少散文作家，竟效路得以德語互相辯難，厥功尤偉者首推鞋匠詩人罕薩克斯（Hans Sachs, 1494-1576）。

宗教革命之後復有三十年之戰爭，是因名爲新教與舊教之傾軋，實乃皇室與諸侯之爭雄。結果德國國境完全荒涼，國權完全旁落，外侮頻來，內亂時興。如此政局投於文藝界之黑影，自亦甚大。故其時之文學幾出於模仿外國（尤其法國），其時之德語幾盡雜以外來語（尤其拉丁語）。幸賴少數文士組織語學社（Sprachgesellschaft）極力提倡國語，發揚國故。其中最著者爲第一西利亞學派（die erste schlesische Schule）其領袖爲奧匹次（Martin Opiz, 1597-1639）主文壇於十七世紀前期，常以整理韻學（Verkkunst）與提倡博學爲己任，繼之者爲第二西利亞學派（die zweite schlesische Schule）其領袖爲和夫曼瓦耳道（H. v. Hoffmannwaldau, 1618-1678）與羅亨斯泰因（Lohenstein, 1633-1683）彼輩則稱霸於十七世紀後期，其作風則一反前派謹嚴之法，而效淫靡之聲。

十七世紀中葉之後，哈布斯堡皇室漸捨其對北統一之雄心，退而向南發展，同時北德方面有普魯士王國出面領袖諸鎮，於是奧、普二國中分德意志之局，因以鑄成，而政局亦賴以小康。其時社會對於宗教之信仰已漸淡薄，而對於學術之趣味則逐漸濃厚。國內方面則有哲學家托馬西烏斯（Ch. Thomassin）、來布尼次（Leibnitz）、神學家斯佩納（Spener）、法學家浦芬多夫（Pufendorf）國外方面如英之霍布士（Hobbes）、法之狄卡兒（Descartes）、意之斯賓諾沙（Spinoza）等大聲疾呼以引起啓蒙（Aufklärung）之運動，於是文學界亦翕然景從。其主張固皆為反對從前委靡之頹風，發揚德意志固有之精神，但其立場互異，派別亦殊。其最著者為（甲）第一薩克森學派（die erste sächsische Schule）其首領為著名之哥瑟特（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彼於文學主張以理智支配感情，以文字冠領內容，故極力推崇法國摩利爾（Molière）、部耳索（Boursour）、露羅（Boileau）諸人之作品。（乙）為瑞士學派（die schweizer Schule）其領袖為波德麥（Jakob Bodmer，1698-1783），彼乃哥瑟特之勁敵，蓋其主張係以情感與創造力為主，而輕韻調與體製，故其模範作者為英之莎士比亞（Shakespeare）、密爾頓（Milton）、德來登（Dryden）諸

人，於是二派間大起論爭，其勝利自歸後者。(丙)爲第二薩克森學派 (die zweite sächsische Schule)，彼輩在主張上係先奉(甲)派，而終歸於(乙)派，在貢獻上則尙批評與創作而輕視逐譯與模仿。後來古典派元祖克洛卜斯托克 (Klopstock) 卽爲其中後起之秀。(丁)爲普魯士學派 (die preussische Schule)，其主張固亦袒(乙)派而斥(甲)派，但其精神則在發揚本國民族之特長，因有愛國詩人之稱。其首領爲格來謨 (Ludwig Gleim, 1719-1803)，而創作力最強者則爲克來斯特 (Ewald von Kleist, 1715-1759)，而古典派健將薇蘭亦即崛起於其中。此外獨立散處之作家則以哈革頓 (Friedrich von Hagedorn, 1708-1754)、君特 (Christian Günther)、革勒特 (Ch. F. Gelbert, 1715-1768) 諸人爲最著。

七年戰爭之後，各地諸侯在奧普二國弭兵之下，就事休養生息，學術界至此又復向榮煥發，英國方面則有吉本 (Gibbon)、休謨 (Hume)、羅伯特生 (Robertson)、頗普 (Pope)，法國方面則有佛耳退爾 (Voltaire)、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梭 (Rousseau)、康的亞克 (Condillac) 諸人極力抨擊舊社會，傳播新思想，於是造成一代大哲康德 (Kant)，予德國思想界以莫大之貢獻。加以

各地諸侯尤其威瑪 (Weimar) 侯國極力獎勵學術，羅致學者，故此時不惟學術界中產出歐勒 (Euler) 布倫巴哈 (Blumenbach) 文刻爾曼 (Winckelmann) 諸人，即文學界中亦產生克洛卜斯托克 (Klopstock, 1724-1803) 薇蘭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 勒新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席勒耳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六大詩哲以造成黃金時代之古典派 (Klassizismus) 之局。

彼等在造就上同陶冶於希臘羅馬之古典文學與藝術，在閱歷上則親炙當時思想界上各種重要潮流，故其作品於格式則仿諸古代，於精神則表其德意志民族固有之特質。自其傾向言之，則舍克氏外固皆非基督的、愛國的，而乃唯理的、世界的者；自其內容言之，則一捨從前枯索無味之博學習氣，進而作真實活躍之人生描寫。德意志文學之得有今日者，實皆出於此數子之賜，然亦有賴於威瑪侯爵護持之功也。若各考其功績，則克氏精於抒情詩，微蘭及赫德長於敘事詩，勒新則致力於戲劇，歌德與席勒爾則并於斯三者登峯造極焉。此數子之作品固非盡皆不朽（尤其克氏之作

品強半已爲人忘，然而自大體言之，彼等在文壇上實各有其不朽存焉；所謂世界的文學家者彼等實當之無愧。

方古典派盛時，德國文壇上更有二大潮流，其來也如奔馬騰空，其去也如秋風掃葉，其一爲狂風怒濤（*Sturm und Drang*, 1770）派，係斯特刺斯堡（*Strasbourg*）大學生因崇拜法國西革命運動而團結之團體，其目的不僅欲革新舊文學，併欲推翻一切舊制度。惟其於文學之主張，則奉赫德：「天才作品不須規矩」之言爲圭臬，方其盛時，赫德、歌德、席勒耳諸子皆曾入其門。惟其矯枉過正，欲速不達，是以一蹶終不復振，其真正之分子中惟梭茲（*Lenz*）、克林革（*Klinger*）、叔巴特（*Schubart*）三人而已。其他一派爲林下同盟（*Der Hainbund*, 1772），乃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生崇拜克羅卜斯托克而組織之純粹文學團體也，其宗旨爲擁護宗教，增進道德，培養性靈，考究章句，故不惜攻擊佛耳退耳、薇蘭，乃至歌德諸人。其機關雜誌“*Musenalmach*”，僅維持數年，同志遂星散。主持之者乃翻譯家服斯（*Voss*），他如悲歌作家赫爾替（*Hölty*），抒情詩人士托爾柏（*von Stolberg*），兄弟皆屬之。至民歌作家克勞狄烏斯（*Claudius*）與赫伯爾（*Hebel*）二人則

聲氣與之相通也。他如散文作家里喜忒 (J. P. Richter, 1763-1825) 及渾波爾德 (Alexander und Wilhelm von Humboldt) 兄弟二人則塊然獨處，不與於斯二潮也。

十八九兩世紀交替之間，德意志諸侯僭於拿破崙之權威，皆蟄伏不敢反抗，其後雖得普魯士極力支撐，以打倒此巨魔，然而三帝神盟同盟卻起而代之。以故前者法蘭西之革命徒喚起民衆熱烈之狂念，後者德意志之光復，僅賦與民衆以虛名之自由。遂使言論界匿跡銷聲，不敢有所論列，而思想更自現實逃入於空想。於是斐希忒 (Fichte) 遂創唯心論之自我說，瑟令 (Schelling) 則更思合自然與精神於同歸，治文哲科學爲一爐，而古典派之局促格式，自從古人容亦未能與人以滿意。而外國作家如西班牙之塞凡提 (Cervantes) 與加爾德倫 (Calderon)，意大利之丹第 (Dante) 阿利渥斯安 (Ariosto) 與塔索 (Tasso)，英吉利之莎士比亞皆以豪邁不羈之精神影響及於德國文壇，於是醞釀許久之浪漫派 (Romantismus) 遂應運而興。其主張如下：(1) 文學可涵蓋一切，(2) 文學可以打破一切樊籠，尤其法律的制裁，(3) 文學家應以喜笑怒罵的態度應世，(4) 文學家應以幻想與情感支配批評與理性，(5) 文學家須拋棄希臘、羅馬之舊糟粕，而採求各民族先

代之寶藏。(6)文學家須以宗教尤其舊教的信仰爲基礎。其於當時古典詩人，則頗推崇浪漫之歌德，而抨擊凝重之席勒耳。其先驅者前述之里喜忒 (Richter) 在精神上堪稱其一，而明目張膽揭浪漫派以相號召者則士雷革爾 (Wilhelm und Friedrich von Schlegel) 兄弟二人，其發祥地爲耶納 (Jena) 大學，其機關雜誌爲“Das Athenäum”，而創作力強者則推提克 (Ludwig Tieck) 與諾發力斯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Novalis) 二人，是爲前浪漫派之詩人。至於後浪漫派之詩人則以海德山 (Heidelberg) 爲根據地，其首領爲布梭塔諾 (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 與阿喜謨 (Archim von Arhim, 1784-1831) 他如愛痕多夫 (Joseph von Eichendorf, 1788-1857) 格麟 (Wilhelm und Jacob Grimm) 兄弟二人皆爲其中健將。更有一班詩人對於社會取積極態度，若安特 (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 刺涅 (Theodor Körner, 1791-1813) 申樂多夫 (Max von Schenkendorf, 1783-1817) 呂刺特 (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 諸人皆以謳歌自由，攻擊拿破崙著名。世所謂自由詩人 (Freiheitsdichter) 是也。以言三派之優點：則前派長於介紹與批評；後派長於抒情詩歌；自由詩人長於愛國詩歌。然其在文學上

之貢獻，則皆遠不及零星散處之浪漫詩人。惟在此等散處浪漫詩人中，亦有南北二派之分。北派奉戲劇家克來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為泰斗，詩人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亦個中之翹楚也。南派則奉「詩歌大王」烏蘭（Ludwig Uhland, 1787-1862）為首領，而敘事詩人瑟斐爾（Viktor Schöffel, 1826-1886）抒情詩人勒諾（Nikolaus Lenau, 1802-1850）則輔之為羽翼。此外株守古典派之繩墨，嶄然露其頭角者則首推戲劇家格利帕齊（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次則詩人赫爾特林（Friedrich Helderlin）然已接近於浪漫派矣。

自自由詩人傳播自由思想之後，德國民衆漸改其消極態度，而從事積極之運動，於是發生兩次革命，一為為立憲而起的一八三〇年革命，一為為政治自由與國內統一而起之一八四八年革命，雖未克成功，然已對新德意志種其復興種子矣。且其時思想界中先有黑智爾（Hegel）首以辨證法與歷史哲學洗卻從前幻想，浮泛之積習，次復有其弟子如斯特宰斯（Strauß）、斐耳巴哈（Feuerbach）、斯提耳涅（Stirner）諸人更以宗教反對論打破舊浪漫派之宗教迷夢，而經濟學家

李士特 (List) 之工業化德國，社會主義者聖西門 (St. Simon) 等之社會主義化思想界，益使德國文學界出於浪漫、架空之幻想，而入於社會、平民之實境。蓋浪漫派文學至是已政治化矣；故此時代之文學或稱之曰政治的浪漫文學，亦稱之曰少年德意志派 (Jungdeutschen) 文學。其中巨魁為著名之詩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次則戲劇家谷次科夫 (Karl Gutzkow, 1811-1878)，戲劇家印麥曼 (Karl Immermann, 1796-1840)，小說家阿勒克息斯 (Wilhald Alexis, 1798-1871)，他如柏勒 (Börne)，步喜涅 (Büchner)，勞柏 (Lanbe)，麥特 (Mundt) 等亦皆以詩人而兼革命家也。

一八五〇年以後之德意志其政治問題雖猶未解決，然而經濟問題已逐步得其解決矣。蓋自李士特國家經濟政策實施之後，德國工商業逐漸發展，大企業家克虜伯 (Krupp)，西門子 (Siemens)，邁爾 (H. H. Meyer) 更努力於海外貿易，遂使德國漸由地方經濟進於國家經濟之境。於是人口繁殖，教育發達，學術界大加進步，化學家本森 (Bunsen) 闡明有機物與無機物之關係，物理學家士宛 (Schwan) 更成立細胞論與生命發展，以造成費兒巴哈 (Feuerbach)，步喜涅

(Büchner) 哲學上之一元論。而赫耳巴特 (Herbart)、陸宰 (Lotze)、費喜涅 (Fechner) 諸人則創精神以抗之。於是思想界中分衍為二大派。後來德國文學界所以衍為多數派別者。要皆源於此。二派思想之分野也。是以當時即有復古與改革此二途。復古者主張恢復從前古典浪漫之成規。奉歌德、席勒、里喜忒、烏蘭為模範。以唯美的幻想為理想。放棄一切信仰與玄想。專以闡揚中古德意志精神。蓋浪漫派詩人而古典化矣。是謂之曰新浪漫派 (Neuromanik)。其擁護者則巴威王路易一世。其根據地則閩行 (München)。其真正領袖為抒情詩人該伯爾 (Emanuel Geibel, 1815-1884)。短篇小說家海塞 (Paul Heyse, 1830-1914)。其外國同志則丹麥之安徒生 (Anderson) 法國之斯克利甫 (Serlio)。然而放光芒於德國文壇者。則有賴於浪漫色彩甚濃之歌劇大家瓦格涅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也。至於精神上與之通聲氣者。則有戲劇家尉爾登布魯胡 (Ernst von Wildenbruch, 1845-1909) 與詩人麥立克 (Eduard Mörike, 1804-1875)。

倡改革者為老寫實派 (Altrealismus)。其作家雖多不免感受浪漫派多少之影響。然以當時唯物論哲學之確立。自然科學之進步。產業之發達。中等階級之抬頭。勞資階級之對立。已斷不能不

使一部分青年作家跳出中古迷信而空洞之幻境，從事人生之觀察與描寫。何況當時外國寫實派作家如英之迭更斯 (Dickens)、俄之屠格涅夫 (Turgoniev) 爲之先導哉。果也一八四〇年赫伯爾之猶太 (Judith) 出世，德國之寫實派遂開其新紀元。此派在破除迷信與崇尚恬靜，固與新浪漫派同其見解，惟其與新浪漫派根本不同者則不尙唯美，但求唯真，不尙文句雕琢，但求心理分析，不事謳歌貴族與古代，但求描寫平民與現代。故其口語爲個人之自由與現實之表現。然此時作家去古未遠，故其作於嚴厲剝駁之中均寓有溫柔綺麗之氣。其作品則戲劇與散文敘述爲最長，以言詩歌則似遜彼委婉風騷之浪漫派也。其間雖無正式之團結，然其領袖則同推戲劇家赫伯爾 (Friedrich Hebbel, 1813-1868) 次則路易 (Otto Ludwig, 1813-1865) 則以戲劇與小說兼長，路透 (Fritz Reuter, 1810-1874) 則以敘事著名，斯圖謨 (Theodor Storm, 1817-1886) 則以短篇小說與詩歌擅長，刺涅 (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 則以小說鳴家，此外如夫賴塔格 (Gustav Freytag, 1816-1895)、斯替夫忒 (Adalber Stifter)、奧厄巴哈 (Berthold Auerbach)、格路特 (Klaus Groth) 皆其中巨子也。

以上諸子在一八六五年以後，雖仍在創作，然而流光易逝，時代變遷，文壇上復生變化矣。此變化亦繫於政治社會；蓋是年爲普相俾斯麥（Bismarck）當國之始，自是以後德國百年來之政治問題次第解決；一八六六年之對奧戰爭，一八七〇乃至七一年之對法戰爭，一八七一年威廉一世統一全德，卽皇帝位，凡此事故，悉皆稱心如意。其在經濟界則交通發展，海外貿易盛興，殖民政策實施，資本膨漲，國民生活計抬高，國際地位增進，國防設備充實，蓋德國至是已自弱國進成強國，自農業國進爲工業國，自國民經濟關係進於世界經濟關係矣。惟是樂極生悲，泰極否來，從前夢味不忘之愛國思想反因統一之實現而散漫，從前行會間之感情反因工場之擴大而破壞，產業革命之黑影已漸投射於勞動階級，而引起社會諸問題。於是馬克斯（Marx）之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說，達爾文之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說，在此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之社會中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哲學界中叔本華（Schopenhauer）之悲觀論更風靡一世，同時法國第二次帝制時代富有批評性與教育性之新文學，如小仲馬（Dumas Sohn）奧計亞（Augier）斐耶（Fueille）都德（Daudet）諸人之作品復乘隙而入。故此時之作風於謳歌昇平富庶之中，已寓有揭破社會黑幕，解決社會間

趨之微旨，此後期之寫實派，所以益視前期爲着跡而蕭索，至於格式之自由，文章之膚淺，則更進竿頭一步，此所以其作品於量雖較豐富，於質則轉較退色也。其中最轟動一時者厥爲戲劇家安層格魯柏（Ludwig Anzeberger, 1839-1889）次則短篇小說家邁爾（Konrad Ferdinand Meyer, 1925-1898）女小說家厄布涅（Marie Freifrau von Eher-Eschenbach, 1830-1916）小說家洛塞革（Peter Rosegger, 1843-1918）小說家刺柏（Wilhelm Raabe, 1831-1910）諸人皆當時代文壇之選。

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此十年間爲俾斯麥控制全歐政局之時代。此時之德國國民可謂趾高氣揚躊躇滿志矣。然而外而招致列強之妬忌，內而引起勞資之紛爭，蓋資本主義必經之階級已將達其頂點矣。以言科學界方面如動物學家赫克爾（Haeckel）生理學家杜竊（Dunbois）物理學家奧斯瓦特（Ostwald）等皆極力闡發自然的神祕，推崇物質的能力，而哲學界方面則有孔德（Comte）倡積極說（Positivismus）斯賓塞（Spencer）倡進化論，馮德（Wundt）倡實驗心理學，皆步步教人以實驗實證爲主，於是所謂神祕之宗教至是完全失其號召能力矣。同時各國自

然派作家如佐拉 (Zola)、易卜生 (Ibsen)、托爾斯泰 (Tolstoy)、斯特林堡 (Strindberg) 諸大家登高疾呼，各國文學界莫不翕然景從。而處在中歐之德意志文壇亦捲入此漩渦中矣。

自然派 (Naturalismus) 之信條不外如下：(1) 純任自然，不受格式之束縛，(2) 根據事實，不尚幻想之馳騁，(3) 尊重人生，否認彼世之享樂，(4) 接近勞工階級，反對社會之不平等，(5) 承認因果關係，否認意志自由。蓋最社會的、最科學的、最激烈的之寫實主義也。故其作品多放蕩不羈，而不免流入於誨淫勸惡之弊，此其所以招人疑妬與攻擊最為劇烈也。德國之自然派蓋始於批評家林道 (Paul Lindau, 1839-1919) 小說家蘇德曼 (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8) 盛於利利恩克倫 (Delev von Liliencron, 1814-1909) 與戲劇家霍卜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1862-) 而衰於哈特 (Hart) 與叔拉夫 (Schlaf) 諸人。然其在戲劇與小說上之貢獻固可遠紹老寫實派，而開文壇復興之局也。

及俾斯麥退隱，威廉二世親政之後，德之軍事、工業、財富益復進步不已，而勞資之鬭爭愈烈，外交之政策愈劣，國際之地位愈危險，蓋被包圍之勢漸以鑄成矣。而文學界亦適於此時呈劇烈之變

動，即自然派之失勢是也。蓋自然派因受社會主義之涵育，惟以個人之經驗與閱歷爲出發點，故其結果非陷於拘泥着跡，即陷於冥想虛構，斯不能予讀者與觀者以興奮與蘇暢，加之在沉鬱而繁重的工作下之社會所求於文學者非爲記帳式、報告式、訴狀式之呆滯作品，乃爲怡情養性、解決人的問題、愉快人的情緒之精神的作品。於是思想界中首先發生反動如馬哈（Mach）之萬有變動說，味與革（Vaihinger）之現實假定說，已先與思想以活躍之鬆動，及尼采（Nietzsche）之超人哲學一出，益使思想界趨於「精神高超化」之一途，不復拘拘於現實與陳跡矣。其次則自然派所依賴之自然科學界亦發生大革命，蓋自電子說發明之後能媒之說根本動搖，而此神祕之電子與其爲近物質無寧爲近於精神，於是唯物論之基礎亦感浮動。綜此數端，文學界又安能不生變化，於是反自然派之運動遂告開幕，然其間立場不同，故其派別亦殊。文壇中除少數分子仍墨守其舊規者外，其離合之結果如下：

（甲）新寫實派（Neorealismus） 此派深感自然派太注意社會性，而抹殺個人特性，太趨重消極性的攻扞，而忽視積極性的創造，於是乃起而復前人的舊觀，由外界的描寫擴充到內界的描

寫，由社會的惡濁，回轉到自然的美麗。其模範者為本國作家刻勒、洛塞、革諸人，其根據地為本國鄉土，其中有申赫耳（Karl Schönherr, 1863-）與士塔芬哈根（Stavenhagen, 1876-1906）以戲劇著名，托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柏勞（Helene Böhlen, 1859-）魯厄德勒（Josef Ruederer, 1861-1915）托馬斯（Ludwig Thomas, 1867-1921）諸人則以小說頁世。人才濟濟，至今不衰，他如庫耳次（L. Kurz）刻勒曼（B. Kellermann）夫朗克（B. Frank）擦安（B. Zahn）諸人又皆後起之秀也。

(2) 印象派（Impressionismus）是派亦導源於自然派，不過自然派認描寫現實為可能，而印象派則僅以作者官感所得之印象為其描寫之對象。昔之里喜忒、斯圖謨諸人皆為此派之前驅，惟自馬哈之文藝論出世，此派方始大成；蓋馬氏哲學以為世界為聲、色、熱、覺、空，時諸範疇常以變動而成，彼僅能鼓起吾人之情緒，感覺與意志。是以所謂文藝實不能表現固定、永久不可分之個體，僅能描寫流動、旋轉、倏隱倏現之現象而已。是以此派作家猶如畫家揮毫順其一時之感應，隨意着色成章而已。此派之根據地非在肅殺剛強之北德，而在溫柔守舊之南德、瑞奧，蓋亦性質近似使之然。

也。其中思想代表者爲巴耳（Hermann Bahr, 1863-）而創作首領則爲上尼次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赫塞（Hermann Hesse, 1817-）他如斯特平斯（Emil Strauß, 1866-）則以鄉土小說見稱，刻耳（Alfred Kerr, 1867-）則以批評鳴世，爾次（W. von Scholz, 1874-）則以戲劇名家，又如芬克（Fink）開塞令（Keyserling）等亦個中巨子也。

（丙）象徵派（Symbolismus）自自然派陷文學於呆滯、沉濁之後，於是新進作家反而求愉快於「新之美」於是唯美之象徵派應運而興。象徵派之於外國，業已露其鋒芒矣。美之懷特曼（Walt Whitman）法之幫得雷耳（Bandelaire）皆其先進，意之達嫩息奧（d'Annunzio）法之梅得林（Maeterlinck）愛之王爾德（Wilde）皆其巨子也。而在德國則指導之者實爲詩哲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故德之象徵派與他國固同其尚美麗、重藝術，而豪邁、超絕、警策、微妙，則獨具一格。惟其如是，故其作品最長於詩，於戲劇則惟情緒的者爲佳，以言敘述則不免陷於幽玄神秘也。其作家舍尼采之外，以詩見長者有得麥爾（Richard Dehmel, 1863-1920）佐治（Stefan George, 1868-）奧里爾克（R. M. Rilke, 1875-）以戲劇著名者有華特（Emil Golt,

1864-1908) 和夫曼茲塔爾 (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 諸人。

(丁) 新浪漫派 (新古典派) 此派遠紹祖風，模仿先哲，取材於中古，致力於格調，雖不能與前述三派 爭雄比長，然其淵源有自，潛力亦復不弱。其中作家如戲劇家 士密特逢 (W. Schmidtbonn, 1876-)、小說家 邁麟克 (Gustav Meyrink, 1868-)、詩人 明喜豪森 (Börries, Freiherr von Münchhausen, 1874-)、女小說家 胡胡 (Ricarda Huch, 1864-) 皆蜚聲於今之文壇。他如跡近 孤立、氣質相投者，如紹卡爾 (R. Schaukal)、逢吞 (J. Ponton)、夫賴 (A. M. Frey)、俾耳班 (Bierbaum) 等比比皆是。

以上四派與自然派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嘗對壘於文壇，迄至今日此五派作家雖尚多健在，然自一九〇五年以後，彼等皆漸失其權威，而屈伏於第六派矣。斯派爲何？是即轟動一世之表現派 (Expressionismus)。蓋自自然派失敗之後，各派雖各求其改革，然於人生與文藝間，終不能得其溝通之解決。於是法國文藝界 中如基得 (Gide)、克羅得爾 (Claudel)、羅蘭 (Roland) 諸人首思以文藝之創作來改造人生。適逢柏格森 (Bergson) 直覺哲學出世，於是表象派之根本思想

乃以確立柏氏以爲理解宇宙不能從研究科學入手，須從自我的直覺入手方可；蓋宇宙者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只是吾人而已；吾人實與神同其創造宇宙，惟受道德的宇宙秩序之支配而已。於是表象派乃放膽拋卻從前寫實與求美兩信條，而努力於新文學之創造。彼等不願再爲現實之奴隸，且自然之畫工矣，彼等實不信現實之存在，彼等蓋欲支配現實，支配宇宙，欲把宇宙化爲原素，再以之創造新宇宙，是以彼等不願觀察現實，摹仿現實，乃欲本其固有之精神以創作，完成此宇宙間之萬象。此種思潮所以適生於斯時者，實因當時各國人民處於勞働與軍備兩重壓迫之下，國際間此槍彼劍，引滿待發，萬惡之戰雲，四圍密布，於是思想界思欲逃此煩惱世界，以求精神的之慰安。迨至戰事爆發，各國人民，尤其德國人民，於戰中戰後，備嘗艱苦，於是益覺現實之無聊，宇宙之空幻，競欲以表現自我之精神，以求慰安。是以在最近十餘年間文壇之勢力幾全爲此種體現個人的內在的意志之表現派所侵占。其中真正之分子爲「狂風」社（Der Sturm）之作家。而開其端者爲敘事詩人兌布勒（Theodor Däubler, 1876-）抒情詩人衛耳斐爾（Franz Werfel, 1890-）卡爾霍卜特曼（Karl Hauptmann, 1858-）而盛其勢者爲戲劇家衛得琴特（Frank Wedekind,

1864-1912) 關則耳 (Georg Kaiser, 1878-) 斯騰亥謨 (Carl Sternheim) 諸人，至於今日德意志之文壇，猶是表現派之天下也。

第二章 詩歌

詩歌爲德意志民族最擅長之作品，而其由來也亦最久；就中歌尤較詩爲古。蓋自然民族之感，情最爲富麗不羈，彼等意之所之，不覺舞蹈悲鳴，此所以原始之藝術首推跳舞與歌詠。惟其與舞蹈共起，故其始已含有一定之節拍與音調，此所以韻、節之文學亦爲最古。其後文明愈進，歌之內容亦漸爲靜穆、雍容、明瞭，於是漸與跳舞，乃至音樂分道揚鑣，而譜於文字之上，於是真正文學作品之詩詞，乃以確立。德之詩歌，其成立之經過亦不能逃於此公例。其始於何時雖不可得知，惟依塔西陀之報告，彼時蓋已有所謂戰歌、祭歌、輓歌。此實最近理之言，蓋自然民族所視爲大事者，究不外作戰，祭祀與紀念前人而已；於斯時也正彼等恣情快意，引吭高歌，聞聲起舞之時也。及民族大遷徙之時，民間遂多詠歌英雄之故事。其遺留至今，惟喜爾德布藍歌（Hildebrandslied）爲最著名。內叙喜爾德布蘭，流落意大利，數年後，歸至國界，見拒於其子哈都布蘭（Hadubrand），終至於用武。後十世

紀時喀斯拍 (Kasper von der Roem) 於其故事集中曾改造此種事實，爲之言歸於好。此詩大半用古低地德語之頭韻 (Stabreim) 書成，此外尚有格言詩名麥塞堡咒 (Meeseburger Zauber- oder Hellsprache) 亦一最古之夾敘夾詠之英雄詩。及九世紀時此古代自然宗教之民衆詩歌，遂化爲基督教之詩歌，其內容雖多淵源於古代之英雄，然已漸爲耶穌引子矣，其格式雖多仍爲頭韻，然已有起模仿拉丁詩韻者矣。其時最重要之作品爲(1)爲威索布繪禱詞 (Wessobrunner Gebet) 係以頭韻韻文爲主，以散文之禱詞爲副，內述萬有創造以前之神之莊嚴，作者於此蓋欲作爲「神爲一切創造者」之答案。(2)爲滅世記 (Muspilli) 係作於八三〇年時，共分兩部：第一部係描寫人死後，神鬼互爭其靈魂；第二部則敘最初法庭 (das jüngste Gericht) 之判決與死人之復蘇。蓋完全代表該時代教會之迷信思想也。(3)爲救世主 (der Heiland) 係根據四福音集，用古薩克森語與六千頭韻句組成之長詩。詩中之內容皆爲德國化，即莊嚴之耶穌亦成爲德意志故事中之英主，立意不外敬神者，神將於天國福之而已。(4)爲福音書 (das Evangelienbuch) 係用古高地德語而且首先用尾韻 (Endreim) 作成之長詩，其作者奧特夫里 (Atried aus Fran-

(Korn) 聖人所知爲最古之詩人，此詩共五集，係根據四福音集合耶穌之生平事績而加之以道德的觀察之論評，故視救世主爲比較抒情的。立意則不外表明人生此世不外爲彼世作預備而已。此詩於詩的價值上雖遜於前者，而在韻學上則一極重要之作品也。此外尚有路易歌 (Ludwigslied) 與佐治歌 (Georgelied) 則其價值更遜於前者。九世紀十二世紀之間爲拉丁語德意志文學之時代，亦即教會文學之時代。其作品多爲拉丁語，而亦不大佳，故不備錄。

十二世紀後二百年間，爲中古德意志文學隆盛之時代。其初期之作品於語言尙未純潔，於詞韻尙未完美，其作家尙多爲教士。其作品有(1) 安諾歌 (Annolied) 係誦揚科因天主教安諾之歌，(2) 帝王年鑑 (Kaiserschronik) 係描寫當時險詐之風俗與紀載卡爾大王直至康拉特 (Konrad) 三世之帝王事蹟，全篇計一八〇〇節，其作家蓋有多人。(3) 羅蘭之歌 (Rolandslied) 係寫卡爾大王之甥羅蘭之被害與其復仇之故事，爲康拉特 (Konrad) 教士於一一三二年仿法語詩本而作者。他如(4) 亞歷山大歌 (Alexanderslied) (5) 諾忒王 (König Nother) (6) 恩斯特侯爵 (Herzog Ernst) (7) 萊因哈德狐 (Reinhart Fuchs) 亦皆有名。及十三世紀初期，文運乃大

與。其時於詩之作家共分三種：曰民衆詩歌，係由民衆歌人採摭民間故事，譜爲詩歌，沿途歌誦，久而久之，傳流於民間之詩歌；曰宮庭詩歌，係受王侯栽培與騎士擁護之宮庭詠歌風俗，感化宮庭，而作之韻律嚴整之詩歌；曰教會詩歌，係少數教士承往代之遺風，爲基督教作宣傳之詩歌。於詩之內容則分三種：曰敘事詩（*Epico*），以客觀的之態度，明描細寫詩中之對象；曰抒情詩（*Lyric*），以主觀的之態度，抒其機杼，澆其塊壘也；曰訓誨詩（*Didactic*），一半主觀，一半客觀，寄訓誨於韻語者是也。至於詩之語言，則以中古高地德語爲主，然間亦有用中部德語者。至於作品之最佳者在民衆敘事詩爲名著泥柏隆恩歌（*Nibelungenlied*），共分二部，第一部寫栖格夫里（*Siegfried*）之英勇與其致死，第二部寫克麟喜爾德（*Kriemhild*）爲其夫之復仇，此種故事係根據民族大遷徙以後之英雄故事，故含有歷史、神話兩色彩，其中隱帶基督教之宣傳，故亦含有基督騎士式之成分。詩中最富於性格之描寫，其寫栖格夫里爲極英勇，落落之奇男子，寫克麟喜爾德於第一部爲嬌羞之好女子。於第二部爲沉毅果斷，矢志報夫仇之貞婦，寫哈根（*Hagen*）爲一和藹、堅忍之英雄，寫君忒（*Gunt*ther）爲一外強中乾，有始靡終之驕人，寫第特里喜（*Dietrich von Bern*）爲一沉着果毅，時然

後勳之智士。他如服爾刻 (Volker)、喜爾德布藍 (Hildebrand) 諸人皆各具身段，不相掩復。通篇立意端在忠貞二字，而傍敲、側擊、明薰、暗染，絕不累贅重複。至於表演古代德人之風俗、精神、性質，尤爲鬼斧神工，匠心獨到。其所用章節爲每四行爲一組，每兩行押一韻，而每一行之抑揚各自不同之「泥柏隆恩韻」是也，其作者佚其名，作於一一五〇年時，其原稿已遺，今所得者爲後人之改作，最完善者瑞士人穆勒 (Chr. H. Müller) 一。次於泥柏隆恩歌者爲谷德綸 (Gudrun)，其故事出於北海之濱，故與前者遙相輝映。全篇共分三部：第一部寫哈根 (Hagen) 於飄泊娶喜爾德 (Hilde) 而歸，第二部敘赫忒爾 (Herte) 向哈根之女亦名喜爾德求婚，因遣歌人誘之至國，與之成婚，第三部寫赫忒爾與喜爾德之女谷德綸之被劫於哈特穆特 (Hartmut)，十三年茹苦耐守，乃得與其味婚夫赫威喜 (Herwig) 團圓。此詩亦精於性格之描寫，蓋男子之英武驍貴，與女子之堅貞婉約，皆臻佳妙。泥柏隆恩中克驕喜爾德之爲人未免流於憤激，若谷德綸者實能容忍，順受，卒保其貞，恰合女子之身分。此二詩之佳妙，可方之古代之伊力阿斯 (Ilias) 與奧德賽 (Odyssee) 也。

宮庭詩歌中最佳者，亦屬於敘事詩。其詩材多採自英法西各國故事。當時作者最著名者有四

人(1) 味爾得刻 (Heinrich von Veldke) 其思奈德 (Eneide) 一集在韻節與語言上已在初期諸作品之上，詩中以戀愛為主，固代表中古騎士精神之佳作也。(2) 哈特曼 (Hartmann von Aue) 可稱爲宮庭文學最偉大之詩人，其所著抒請詩歌，亦頗不弱，然彼究爲大敘事詩人。彼之厄勒克與厄奈特 (Erek und Enite) 及伊崴因 (Iwein od. der Ritter mit dem Löwen) 二集同爲描寫結婚生活與騎士生活之衝突，後來北法最著名之詩人特累亞 (Tranhère Reinmar) 一集 (da Trojes) 卽仿之而著其同名之小說。哈氏尙有二集：石上格勒哥立阿 (Gregorius auf dem Stein) 與可憐的亨利 (der arme Heinrich) 後者尤佳，爲中古敘事詩中之最佳者。內敘富而德之騎士亨利因癩疾而陷於失望，其管家之女爲之盡心調護，後願捨身救之，卒以亨利之不忍，得感天心，竟獲痊愈，而娶是女。(3) 爲高爾夫藍 (Volfram von Eschenbach) 其思想之純潔，道德之高尙，信仰之深篤，可以壓倒儕輩，其所著詩歌爲德國戀歌中最佳最美之一，而其不朽更在敘事詩。其中最著者曰帕威法爾 (Parzival)，內敘騎士孤子帕威法爾之生平，逐段描寫其心理之變態，其意蓋在表明信仰之魔力。次爲提吐勒爾 (Titurel) 與威勒哈謨 (Wilhelm) 然其價值遠在

前者之下。(4)爲哥特夫里(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其所著特里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惜未完篇。

次於宮庭敘事詩者爲宮庭抒情詩，其內容以戀愛爲主，故有戀歌之稱。次則以宗教與國家爲主，故復有宗教歌與政治歌二大類。而是三者各有誦揚之對象，戀歌誦揚婦人，宗教歌誦揚爲神與其奇蹟，政治歌則誦揚王侯與祖國。其影響所自爲十字軍，尤爲法國之文壇。惟法國宮庭詩多敘輕狂淫蕩之態，德國宮庭詩則寫幽貞婉約之情，此其不同也。以言其體製有三：曰歌(Lied)，曰韻(Leiche)，曰訓(Sprüche)。歌有起(Sollen)(共11段)結(Abgesang)(共1段)2部，韻則韻較難，而格較寬，其關係頗似吾國之律與古調，則不外單行或則複行組成之一節短詩，其內容多爲政治、宗教，故非用於歌詠，惟用於訓讀。戀歌之屬，則反是，蓋先供歌詠，後乃筆之於書，成爲歌集，其中最著者爲十四世紀中之大海得山集(Heidelberger Handschrift)，次則葡萄園歌集(Weingartner Liederhandschrift)，又次則小海德山集。戀歌詩人多屬騎士階級，而王侯亦間有吟詠者。總數約有一六〇人。其中如康梭巴騎士(Der Ritter von Kurenberg)、味爾得剎豪姆(Friedrich von

Hausen 來馬老人 (Reimar der Alte) 皆爲俊俊者。而最淵博、深造者首推瓦爾忒 (Walter von der Vagelweide)。彼之戀歌則努力誦揚德國婦女之貞操，而認女性之美爲冠絕春之諸美。彼之政治歌則主張尊王室而抑教會，彼之宗教歌，則承認神之三位一體論。蓋瓦氏實一誠懇、虔敬、溫柔之詩人，故其吐屬皆足爲人欽仰。後來烏蘭極力揄揚之，其名方始大章於德國文字界。瓦氏亦爲養成訓誨詩之一人。而當時最著名之訓誨詩則爲夫賴丹克之指點 (Die Bescheidenheit des Freidank)。中多至理名言，爲中古德意志時代啓發民智之寶鑑，故自十三至十七世紀五百年間具有家庭聖經之目。其後十六世紀間復有胡高豐特靈拍喜 (Hugo von Trimberg) 著騎師 (Der Renner) 一書亦仿其意，以揚聖經而詆毀騎士小說，然失之冗汎，不足與前者較短長也。

十四世紀以後二百年間之德意志詩歌，多半衰落；民衆敘事詩與文藝敘事詩皆無新作品。所謂戀歌之抒情詩，降於平民之手，成爲匠歌，作者多爲手工工人，徒拘文於格式與文字，其所取材又多爲聖經故事，故皆瑣碎無精彩。惟民歌則漸成簡潔自然。此種歌謠多出於傳誦，其由來已不可考，但知其見於十四世紀，盛於十五世紀而衰於十六世紀。其材料甚富，每一情感皆有其深切之術語。舍

溫柔、熾烈、滑稽之情歌外，亦有悲壯之遠遊歌與別離歌，歡娛之酒歌，雅穉之搖籃歌，及雄偉之戰歌。各階級皆有其特殊之紀詠。惟流品龐雜，不免間有淫穢、粗卑、惡劣之作品。但吾人於其內容可以占當時之風俗與事蹟。至於訓誨詩之著名者惟瑟巴斯提安 (Sebastian Brant) 之愚人舟 (Narrenschiff) 而已，乃根據聖經批評當時社會之作也。

及宗教革命時，詩歌中最流行者厥為教會詩歌，此種詩歌實導源於前述宗教歌，故其格式、韻節音調，皆與民歌相通，其內容以傳布福音之祭神歌為主。及路得為之親譜三十七首，其中出於後譯拉丁語者居多，而修改前人創作者亦頗不少。他如斯拍刺圖斯 (Paul Speratus)、德栖烏斯 (Nikolaus Decius)、赫爾曼 (Nikolaus Hermann)、塞爾涅克 (Nikolaus Selneker)、尼科來 (Philipp Nikolai) 諸人，又皆仿路得之意，而各成一家者也。——與路得同時而以匠歌見長者，則罕薩克斯是也。彼之匠歌為數達四二七五首，其佳者堪稱絕唱。其時有一著名敘述長詩，即斐沙特 (Johann Fischart) 之沮立喜幸運之舟 (Das glückhafte Schiff von Zürich) 內敘沮立喜射手乘舟赴斯特刺斯堡射手之會，作者蓋欲形容當時都市間之和穆雍容，然其愛國、尚德之

心，與其清新、簡潔之文，在當時堪稱獨步。

文藝復興時代之作家如奧匹次 (M. Opitz) 之長於卽事詩，茲拉特拉 (Zlatka) 之長於調誨詩，夫勒明 (Paul Fleming) 之長於宗教詩與世情詩，羅高 (Friedrich von Logau) 之長於格言詩 (Epigramme)，達哈 (Simon Dach) 之長於情詩，塔勞之小安 (Anneh von Tharau)，革哈特 (Paulus Gerhardt) 與革勒特 (Fürchtegott Gellert) 之長於宗教歌，君特 (Christian) 之長於學生歌，哈革頓 (Friedrich von Hagedorn) 之長於快樂歌，格來謨 (Ludwig Gleim) 之長於宗教訓誨詩，克萊斯特 (Ewald von Kleist) 與革斯涅 (Salomon Gessner) 之長於山歌 (Idylle)，皆爲一時之選。

德意志之詩歌至古典派始大昌，而開其端者固克洛卜斯托克 (Klopstock) 也。克氏之主要作品要爲麥息亞斯 (Messias) 一篇用六脚韻書成二十段之宗教英雄詩也。內敘救世主自人耶路撒冷城以至於升天間種種之事蹟，其間闖入其他之事蹟。此詩之計劃，固極雄偉，惟其弱點亦不可掩。蓋克氏觀察此人類超脫史，不從人的方面着手，而從神的方面起點；以故詩中事蹟每多玄妙

幽奧，渾不可解。其人物則又模糊不清，於是徒以言論、描寫、歌唱相搖盪，遂成爲抒情的之敘事詩。其頭三篇（即一七四八年在布勒門附刊“Bremer Beiträge”，發表者）中有極佳之作品，蓋作者之幻想與感情皆寄於其中；四篇以下，作者熱烈之情感愈形奔放，蓋已佚出正軌矣，十六篇乃至二十篇，則更徘徊於空幻之境。

克氏抒情天賦甚強，故其不朽適在於其頌歌集（die Oden），其中頌神靈者有告解脫者告上帝（dem Erlöser；Aur Gott），詠情愛者有未來之戀人玫瑰花帶（die zukünftige Geliebte；Rosenband），歌祖國者有吾之祖國、祖國之歌（mein Vaterland；Vaterlandslied），道友情者有溫哥爾夫（Wingold）皆極雋永，而最佳之章則推沮赫湖（Der Zürchersee），固一編兼詠自然情愛、友誼與宗教之長詩也。

與克氏齊名，亦以史詩鳴世者爲薇蘭（Wieland）。其巨著史詩奧拍倫（der Oberon）係以莎士比亞之夏夜之夢與古法國小說“Hün de Bordeaux”爲藍本，內敘許溫（Hün）之冒險，許溫對於勒威亞之愛情，與提坦尼亞（Titania）之與奧拍倫言歸於好。其幻想之豐富，文字之純粹，

韻句之輕新，可使人人各得其趣，以故歌德於是詩有言曰：『果使詩仍詩，黃金仍黃金，水晶仍爲水晶，則與柏倫將永爲詩學中之精品受人愛敬矣。』

使古典文學，使德國文學，吐光芒萬丈，輝映於世界者，則詩聖歌德（Goethe）是也。歌德之於詩，用語之平淡，寄意之深切，按韻之自然，於德國文學中首屈一指。其抒情詩尤稱絕倫，而於人間之情與自然之美，尤善頌揚；於早年則因戀教士之女夫里得里刻（Friederike）而作「吾心動兮，速以言編」“Es schlug mein Herz, geschwind zu Pferd”「手牽手兮唇對唇」“Hand in Hand und Lipp auf Lippe”「小的花兒，小的葉」“Kleine Blumen, kleine Blätter”尤其美麗之五月歌「多莊麗兮自然之映吾眼前」“wie herrlich leuchtet mir die Natur”次則因戀利利（Lilli）而作「新愛情兮新生命」“neue Liebe, neues Leben”「湖上」“auf den See”「利利之園」“Talis Park”又次則因結交斯泰因夫人（Frau von Stein）而作「漁夫」“Der Fischer”「傑王」“Der Erlkönig”「歌者」“der Sängler”以及「咏月」“An der Mond”與其晚歌「羣峯之上靜沉沉」“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皆其名貴之作。次則在思想

的抒情詩中有「馬和麥之歌」“Mahornets Gesang”「人類之限界」“Grenzen des Mensch-herz”在觀察的抒情詩中有「荒地小薔薇」“Heidenröslein”「歐夫洛息內」“Euphrosyne”在敘事的抒情詩中有「魔術弟子」“Der Zauberlehrling”「掘寶者」“Der Schatzgräber”「科靈司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等皆其鏗鏘者。他則散見於其各種戲劇、小說中之短歌，尤為豐富精美。而其長篇作品則首推最著名之敘事詩「赫爾曼與多洛退亞」(Hermann und Dorothea) 係法蘭西革命時法國難民逃入德境中一少女多洛退亞見賞於旅館主人之子赫爾曼，卒得主人夫婦之同意，成為夫婦。全篇滿孕民族之精神，蓋當時德意志人之性質、觀念、生活以及其風俗習尚等皆一一攝入於其中。至於文字之流暢，韻節之古樸，敘述之平淡，描寫之真切，尤為不可多得。歌德之詩於此，蓋已入於火候純青之境矣。

席勒爾 (Schiller) 於古典派中雖以戲劇見長，而其詩亦不示弱，尤以理想之詩為最稱絕；其於女神集 “Horen” 中有「散步」“Spaziergang” 一篇，係寫都市生活之墮落，作反於鄉村之提倡；「理想與生活」“Das Ideal und das Leben” 一篇，係教人以不朽戰勝世俗，以藝術開展

人生，又有「幸福」"Das Glück"一篇，則認獲神之佑爲人生最大之幸福，其與歌德合作之「唱酬集」"Xenien"中則以批評當時詩人與文學界現象爲主。至其敘事的抒情詩中，則直可與歌德度長絮大如「手套」"der Handschuh"、「坡力克刺忒之戒指」"der Ring des Polykrates"、「沒水者」"der Taucher"、「與龍之戰」"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保障」"die Bürgschaft"皆爲珠圓玉潤之作。而其最爲聞名之詩歌，則推「鐘之歌」"Lied von der Glocke"，通篇雖以鑄鐘爲喻，實以人生爲言，故於每段之殿，皆繫以平民生活之一幕，如婚、喪、火、安等等。席氏所具思想豐富，觀察真切之詩才，至此得其最完全之表現矣。

此外在狂風怒濤派中之作品，惟穆勒 (Friedrich Müller) 之山歌「軍人別」"Soldaten-Abschied"，首與叔巴特 (Christian Schubart) 之「王侯墳墓」"die Fürstengruft"，一篇足稱而已。在林下同盟派中，則有步耳革 (G. A. Bürger) 以「勒諾耳」"Lenore"，「首開德國敘事的抒情詩 (Ballade) 之局，以「蘇涅忒」"Suletter"，「集起德國民歌之衰，又有服斯 (J. H. Voss) 者則以「路易塞」"Luise"，三章開鄉土詩歌之端。至於古典派後輩赫爾得林 (Hölderlin)

則以「運命之歌」“Schicksalslied”一章最爲膾炙人口。

浪漫派初期如諾發力斯 (Novalis) 提克 (Tieck) 布梭塔諾 (Brentano) 愛痕多夫 (Eichendorf) 穆勒 (Müller) 諸人皆頗負詩名；然至自由詩人出，其詩始工，如安特 (Arndt) 之戰歌與防禦歌集 (Kriegs und Wehrlieder) 中之「與言問德人，祖國在何許？其爲普魯士抑係士發本？」“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Ist's Preussenland, ist's Schwabenland?”
「喇叭鳴何聲？騎兵快上陣，滾滾飛塵裏，疾馳大將軍。」“Was blasen die Trompeten? Hasaren heraus! Es reitet der Feldmarschall im liegenden Saug” 與其贊歌「全部德意志併入法蘭西」“Alldeutschland in Frankreich hinein”刻勒 (Körner) 之戰歌「戰前同盟歌」“Bundeslied vor der Schlacht”及其「劍歌」“Das Schwerlied”斐多夫 (Schenkendorf) 之戰歌「大陸風雨歌」“Landsurmlied”與其愛國歌「來因之歌」“das Lied von Rhein”
呂刻特 (Rückert) 之戀歌「愛之春」“Liebesfrühling”與其戰歌「披甲詩集」“Die geharnis-chen Sonette”皆極豪慨激昂，排側纏綿，與民衆以莫大之刺激。至於烏蘭 (Uhland) 詩乃益精；

烏蘭於詩尤長於歌曲與敘事的抒情詩。歌曲中最爲人間傳頌者爲「春與遊之歌集」“Frühling und Wanderlieder” 與其雜歌如「昔有一同伴」“Ich hatte einen Kamerad” 「我本是山間牧童」“Ich bin vom Berg der Hirtenknab” 「那上頭是教堂」“Droben stehet die Kapelle” 等敘事的抒情詩中如「歌人怨」“Des Sängers Fluch” 「盲王」“Der blinde König” 「小羅蘭」“Klein Roland” 等，至今流在民間，譜於樂曲。烏蘭之徒則有士瓦布（Schwab）「騎士與波登湖」“Der Reiter und der Bodensee” 刻涅（J. Kerner）「祝君飲此沸騰酒」“Wollant noch getrunken den funkelnden Wein” 豪夫（W. Hauff）「晨曦」“Morgenrot” 與「獨立黑夜中」“Sleht in finsterner Nacht” 柏喜斯泰因（L. Bechstein）「戒在來因」“Warnung vor dem Rhein” 服格爾（J. N. Vogl）「兒童樂園中」“Aus dem Kinderparadiese” 皆能以少許勝人多許，然皆不能青出於藍也。

復興浪漫派之詩歌者厥爲少年德意志派之首領海涅（Heinrich Heine）。海涅之輕世傲物，仿自撥倫（Lord Byron）而其勞心傷神，則根諸天性。彼之特長，在於善取歌德、烏蘭、愛痕多夫

以及德國諸民歌中甜美陶醉之聲，譜爲驚魂動魄之調，使浪漫派一切之神祕，萃成一焦點。其歌曲如：「私衷起輕愁」“Leise zieht durch mein Gemein”「予若一朵花」“Du bist wie eine Blume”「此是本何意，吾實不之知」“Ich weiss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皆爲德國抒情詩中至佳至妙之作品。惟其熱嘲冷諷過於其度，是其所短耳；然其格調之鮮明，思想之新穎，在浪漫派中實難得其匹也。

海涅之外，如勒腦（N. Lennau）之長於悲歌（「詠悲」“An die Melancholie”）普拉騰（August v. Platen）之長於頌歌（「咏夫藍次二世」“An Franz II”「咏卡爾十世」“An Karl X”）摩森（J. Moser）之長於敘事詩（「狂騎士」“Ritter Wahn”與「阿哈斯味」“Ahasver”）賴尼克（R. Reinick）之長於自然歌（「夏夜」“Sommernacht”「春之鐘」“Frühlingsglocken”）皆其錚錚者也。至於政治派詩人中，如柏剎（N. Becker）之「自由之德意志來因，彼輩不得有之」“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士涅黎部華（Max Schneckenburger）之（「守在來因」“Wacht am Rhein”）法勒斯雷本（H. v. Fallersleben）之德

意志，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則又成爲近代著名之民衆詩歌矣。

在後期浪漫派中則有麥立刻 (E. Mörike)。麥氏度其舒適而迷夢之生涯，故其詩如「被棄之婢」“Das Verlassene Mägdelein”「美麗之洛特勞特」“Schön Rottraut”等，一若歌德之作，純以其閱歷爲根據，坦然表示其深切真摯之肯定論。又有德洛斯特 (Droste-Hülshoff) 者，則爲篤信舊教之鄉土女詩人，其「荒地風景」“Heidebilder”十二首，最爲轟動一時。又次則推該柏爾 (E. Geibel)，彼善模仿歌德與普拉騰，講研格式與辭句者也。其公正與愛國之心，足以樹範時流。其第一次之詩集，猶未能脫卻浪漫派，及其「由利烏歌集」(Juninalieder)出世，彼之創造力方始盡展，而最佳之作品，則推其新詩集中「提柏里烏之死」“Der Tod des Tiberius”一章。次於該氏者則推琴刻爾 (G. Kinkel)。琴氏之詩，婉而馴，哀而暢，其敘事詩「射手鄂圖」“Otto der Schütz” (1843) 之外，如「晚靜」“Abendsille”「夜之慰安」“Tröst der Nacht”皆至佳之構也。他如林格 (H. Lingg) 「民族大遷徙」“Die Völkerwanderung”，韋柏 (F. W.

Welker)「十三菩提樹」“Dreizehnlinden”哈麥令(R. Hamerling)「羅馬之阿哈新味」“Abasver in Rom”與「西溫之王」“Der König von Sion”匹喜勒(A. Pichler)「夫刺塞刺非科」“Fra Ferahoo”則皆以敘事詩著名者；又如革洛克(K. Gerok)「棕棕樹葉」“Palmblätter”勒德衛次(O. v. Redwitz)「新德意志國歌」“Lied vom neuen deutschen Reich”班巴哈(R. Raumbach)「遊行同伴之歌集」“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則皆抒情詩之稱長者也。

詩歌至於寫實派，漸呈衰落之象，蓋物蹟之描寫，適與幻想之詠歌，不相鑲合也。故其間絕少以詩專長之作家。其較章章者，惟推赫伯爾(Hebbel)之敘事詩「母與子」“Mutter und Kind”和爾泰(Holtes)之「西里西亞詩集」“schlesische Gedichte”刻勒(G. Keller)之「詩集」“gesammelten Gedichte”邁爾(K. F. Meyer)之「胡騰」最後數日「Hutens letzte Tage”而已。他如斯圖謨(Storm) 刺伯(Raabe) 海塞(P. Heyse) 曼文(F. Reuter) 洛塞革(Rosegg) (B) 諸人，雖頗以詩歌著，然皆以詩歌為副產品，故其佳者多附見於他種作品中。

自然派中之長於詩歌者益寡。其唯一之詩人爲利利恩克倫(Lilienron)。利氏於思想、情感與表述方面，均富天真自然之精采；其作品，雖有時不免過於瑣碎着跡，而清新、鮮明處則爲自然派諸子所不可及。惟彼於長篇之創作力甚弱，故其長處爲歌曲（「冬夜」"In einer Nacht"）「誰知是何處」"Wer weisse wo"）「離別與歸來」"Abschied"）與敘事的抒情詩（「罕斯之偏強」"Trutz Blanke Hans"）「新市場上之舊石十字架」"Das alte Steinkreuz am neuen Markt"）「盲啞兒童」"Das taubstumme Kind"）其詩集則名奮鬥與遊戲與日（Kampf und Spiel, Nebel und Sonne）等。

最後復興德意志之詩歌者爲詩哲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之思想爲反對叔本華之消極論，進而爲打破一切舊制度、舊組織、舊思想之超人主義。彼於文學則主張用新格式、新內容，表現新時代之精神，故其目的在於求真，不求其善。彼之詩歌所以能壓倒一時者，蓋亦有造於其造語練句之天才。德國之詩體，自海涅之後至彼復一變，德國之語法，自路得之後，至彼復一變。故彼可稱爲新時代文學之泰斗。其最大作品察拉圖斯特刺如是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爲

德國數百年來最偉大、最成功之散文詩。尼采自現身說法求人生之謎的解決於其中。詩中語言如高山流水，朗朗成韻，所謂合於天籟者也。故有人評此詩爲「近世德意志文學中真正之英雄詩，爲樂天派詩人之宇宙智慧論，爲深信真理屹然不移之哲學家之夢想，爲歌誦人生一切苦樂悲喜之讚美歌。」尼采之抒情詩可分二類，如「詠無人知之上帝」「Dem unbekanntem Gott」「高山之上」「Auf hohen Bergen」等爲屬於奮激者，如「秋天」「Der Herbst」「寢寂」「Vereinsamt」等則屬於悲喜者。

尼采之後長於詩歌者在象徵派中，有德麥爾 (R. Dehmel) 著有史詩連環集：兩人 (Zwei Menschen) (1483) 最爲著名，是一篇詩中小說。立意謂能在奮鬥、音樂與幻想之中須得情之象徵，斯足以知情之真摯者矣。其抒情詩有「超脫」「Erlösung」「但是愛情」「Aber die Liebe」二集，皆琅琅可誦。德氏之外，則有佐治 (S. George) 以抒情詩集讚美歌 (Hymnen) (1890) 著，里爾刻 (R. M. Rilke) 以抒情詩集畫像集 (Das Buch der Bilder) (1902) 著，和夫曼茲塔爾 (Hugo v. Hofmannsthal) 之抒情詩集詩歌與小劇 (Gedichte und kleine Dramen)

著此皆象徵派有數之詩才也。

其餘存自然派舊壘中有和爾茲 (Arns Holz) 者唱格式自由，步韻自然之說，以創新詩，惜煨燼未精，反多杆格之作。其詩集中惟「達斐斯」(Dafis) 較爲人傳詠。其次在新寫實派中有女小說家庫耳次 (Kurtz) 者，頗自矜持，努力不落凡響，其詩幽嫺，頗類其人。共有詩集二冊行世，其輓歌「阿斯福狄爾」(Asphodill) 一章，尤堪擊節稱絕。

最近表現派得勢，詩歌之風又復漸盛。及詩人兌布勒 (F. Daubler) 之北光 (Das Nordlicht) (1910) 一出，尼采以後數十年沉寂之詩壇，又復轟動一時。「北光」者，三部連環敘事集也。第一部爲「地中海」(Das Mittelmeer)，第二部爲「撒哈拉」(Sahara)，第三部爲「泛論」(Pan)，尤以第一部爲最精采。此詩滿孕天然之美景，歷史之陳跡，哲學之思想，是作者「自我」之表現，是表現內容之結晶。與兌布勒齊名，而以抒情詩著者，爲衛耳斐爾 (F. Werfel)。彼之作品亦以初作之詩集世界之友 (Der Weltfreund) 爲最佳，蓋詩中返映作者兒時奇妙之閱歷，並表現作者心中神祕之理論，蓋錯綜之人生經其美化而薰托於文墨中者。此外如衛得琴特 (E.

Wederkind)之四季 (Die vier Jahreszeiten) 札赫 (G. R. Becher) 之失敗與勝利
“Verfall und Triumph” (1914) 與爲一種民族而作之詩 (Gedichte für ein Volk) (1919)
以及約斯特 (H. Jorst) 之永久之日 (Der ewige Tag) (1910) 皆爲現代著名之詩集。

第三章 戲劇

德國戲劇，在文藝界頗占特殊之地位。其初實原於教會戲劇 (geistliche Spiele)。蓋古時當教會祭日時，往往由教士扮演耶穌之生平事蹟與其臨難情況。其劇本始用拉丁語，後乃逐漸改用德語，其表演始由教堂發起，後則漸為民衆仿效。此種劇本傳留至今者，以十二世紀中用拉丁語作成之“Spiel vom Antichrist”為最著；次則十少婦劇 (Das Spiel von den 10 Jungfrauen)，亦頗有名。此外尚有滑稽性質之懺悔節戲 (Fastnachtspiel)，則為後來喜劇之濫觴。其後宗教革命時如罕薩克斯 (Hans Sachs) 及愛勒耳 (Jakob Ayrer) 等皆，有悲喜雜劇之作，然皆具體而微耳。近文藝復興時有格里非烏斯 (A. Gryphius) 者以喜劇彼得斯昆茲 (Peter Squenz) 及里比利克里布里法斯 (Horribilicribrifax) 稱長。又有羅亨斯泰因 (D. O. v. Lohestein) 者以悲劇伊布刺與巴薩 (Ibrahim Bassa) 與克略帕特刺 (Kleopatra) 等鳴世。啓蒙時代又有革勒

特 (V. Gellert) 者，亦以喜劇富織中之運命 (Los in der Lotterie) 等聞名。蓋已視前者更進一步矣。及勒新 (Lessing) 之劇貫世，德國戲劇之基礎方始確立。勒新者，真正之德國戲劇元祖也。爲人好學求真，其所作戲劇咸使內容與格式相吻合，蓋首先打破法國派之拘謹，而知引莎士比亞爲法者也。其悲劇最著名者爲厄米利亞加羅提 (Emilia Galotti)。內敘意大利王子乘其舊歡而戀伯爵戀人加羅提，因阻二人之佳期，其舊歡偵悉此情，忿而洩諸加羅提之父，父受其嗾使，乃殺女以折辱王子。是劇之佳，在於寫王子之輕浮好色，侍臣之狡詐卑鄙，舊歡之妬而險，加羅提之婉而孝，莫不惟妙惟肖。至於劇情之緊湊，文字之整潔，尤其餘事也。其喜劇米那豐巴痕 (Minna von Bar-helm) 寫普魯士軍人忒爾夫謨 (Telheim) 與薩克森女子米那豐巴痕定婚後，出征外國，乃枉受謗言，逃於柏林，女乃往訪之，適遇於旅次，後國王爲之伸雪，乃雙返故鄉。劇中寫二人之離合悲歡，一稟於禮，至於其中副角，亦各具性格，不相混同，誠德國喜劇中上乘之作也。更有哲劇哲人拿坦 (Nathan der Weise) 劇情雖無特出，而其思想則甚新穎；作者於此以三類戒指比耶和回、猶三教，認三教各有存在之資格，皈依之者能各以救世爲念，斯各得其真信仰矣。此種言論在當時不啻棒

鳴專橫之教會喚醒迷信之狂徒也。

任德國戲劇界前驅者固爲勒新，而造盛典之局者固亦歌德、席勒耳。二詩豪也。歌德之才力，前已言之矣。其於劇重性格之描寫，而輕劇情之結構，故其劇宜於細讀，而難於表演。其早年著革次豐柏力與恩 (Götz von Berlichingen) 一劇，在狂風怒濤派中已出人頭地矣。及其中年，則有戲劇伊非給尼 (Iphigenie)，寫少女伊非給尼竊女神像救兄之故事；又有悲劇厄格夢特 (Iphigonia)，寫荷蘭諸侯厄格夢特以豪邁質直死於阿爾巴 (Alba) 手中之故事；又有喜劇托塔索 (Toquato Tasso)，寫朝臣安托尼奧 (Antonio) 矯正狂燥詩人塔索之故事。斯三者皆以古代之事蹟，表德人之精神，用古人之格式，作德國之戲劇，其文字之古樸，思想之高深，人物之生動，迥非他人所可及。但其最偉大之劇，則推名著浮士德 (Faust)。其主角卽中古故事中之浮士德，劇中首以天堂上神鬼辯論一幕爲楔子，以開糾紛之端，而種解決之因。入正文乃敘此博學之浮士德，因不得慰安而謀自殺，及毒酒進口時，聞教堂鐘聲而轉生念，乃又不解神之啓示，自沉於冥想，是爲其陷於魔障之因。及散步獲狗而歸，狗化爲人，是爲其與魔接觸之始。魔乃誘之結約，約於其生前供其驅使，死後

乃取其靈魂。於是導之作挾邪遊，因爲之誘良家女小格勒特（*Grechen*），而陷是女於毒母，陷浮氏於殺女之兇。於是女被縲纆，魔乃更助浮氏作援女越獄之舉，女不從竟以身殉法，天帝遂度之登天，而浮氏則隨魔而去。是爲第一集之終局。第二集則敘浮士德與魔投身於政界，爲某國造紙幣以整理財政，後復厭倦，去而研究古文學，以探求美之理想，乃與赫雷那（*Helen*）結婚生子，忽又捨文學，而事藝術，亦不得志，乃決計從事實業，因填海爲地，墾殖其中，造商艦以事海運，於是乃得慰安，悟而言曰：「惟須日求其自由與其生活者，乃能享受自由與生命之樂趣。」遂終老於此，死時，神爲之驅魔，亦度之昇天。結語曰：「……誰如不斷努力，吾輩將皆超脫之……。」於是全戲以終。是劇歷時六十載，故不啻爲作者畢生閱歷之反映；特作者將其個人的，具體的，化而爲一般的，抽象的，故吾人於此除窺見作者之思想，行徑外，兼能明瞭當時之社會狀況。此其所以成爲世界最偉大之劇時歟。

今乃言席勒耳之劇。席勒耳於劇不惟長於性格描寫，且善於情節之結構，故其劇本最適於表演，至今在舞臺上尙占巨大之勢力。其早年之作品，如劫賊（*Die Räuber*），夫里斯科之起義（*Die Verschwörung des Fiesco zu Genua*）及陰謀與愛情（*Kabale und Liebe*）等，實不曾表示

其反對個人的、政治的、與社會的壓迫之熱忱，故在狂風怒濤之時代中，最受民衆熱烈之歡迎。但其成熟之作品，則在(1)頓卡羅斯(Don Carlos, 1787)寫王子頓卡羅斯爲愛情故，竟圖舉兵叛父，卒以此罪被殺；(2)爲馬利亞斯圖亞特(Maria Stuart)寫女王馬利亞亡命於英，竟死於女王伊利薩伯之手；(3)爲奧爾良少女(Jungfrau von Orléan)敘法國女英雄立誓犧牲愛情以救國，卒以中途轉念故，遂發憤殺敵，以死自償；(4)爲麥息那之新婦(Die Braut von Messina)寫麥息那王室竟應讒言，使其兄弟二人共戀其胞妹，以相屠戮。此四劇在文藝上固各有其特殊不朽之價值，但其效力所及終遜於下述之二劇。一爲發楞斯泰因(Wallenstein)是劇共分三段：第一段曰發楞斯泰因之營盤(Wallenstein's Lager)雖僅寫當時軍人之生活，然已暗表發氏軍容之盛與其威權之大矣；第二段曰匹科羅米尼氏(Die Piccolomini)寫發氏欲外連瑞典，以內叛皇室，因畏部下離貳不敢發。其黨羽乃詐得部下合簽擁戴之書，以促發氏之決心。有意大利奸人奧塔維奧匹羅羅米尼(Octavio P.)陽附發氏，而陰通於皇室，其子馬克斯(Max P.)固與發氏女奴戀愛者也，聞父此舉，頗譏其賣友，故終不預此謀；第三段曰發楞斯泰因之死(Wallenstein's

Tod) 發氏因受其妻與友之讒，卒實現其陰謀，馬克斯諫之不果，遂戰死沙場以明志。其父則勾誘發氏親信之軍官，於是全軍叛殺發氏。是劇寫波譎雲詭之糾紛，而有月冷星沉之靜致，尤妙處在於作者於此不以個人之思想與情感支配劇中人物，而能純以客觀之態度，細寫數千百個身段各殊，地位各異之角色，而又恰合歷史之真相。其他，即所謂其最後亦即其最完美之社會劇威廉忒爾 (Wilhelm Tell) 是也。內敘哈布斯堡皇室思攬瑞士三林區爲己有，因派區長二人爲先驅。三區之民，不堪其虐，遂聚義於律特力 (Rütli)，先殺區長，然後揭竿獨立。忒爾亦其中首義之一；其射殺區長一段尤爲全劇最精采之處，至於寫忒爾之沉着果毅，輕議論而重實踐，尤爲恰當。雖其劇情，不盡合於史乘，但其增益刪削，咸合於理，至其布局之工整，結構之警策，人物之生動，風土之切合，不惟在席氏諸劇中堪稱獨步，即後來諸劇亦未能與之媲美也。

當是時以戲劇名家者，殆無多人。求之於狂風怒濤派中，惟克令厄 (M. Klingler) 一人而已；其在風怒濤一劇，雖賦該派以名稱，究其價值尚在其喜劇雙生兄弟 (Zwillinge) 之下。至於林下同盟中有來塞威次 (J. A. Lojesewitz) 者，其悲劇由利烏斯豐塔梭 (Julius von Tarent) 頗

見賞於歌德、席勒耳諸人，但當文藝評判者尙以之次於雙生兄弟之下。其實此二子之才力，固堪稱比，然終不如克來斯特也。

克來斯特 (H. Kleist) 於劇之才本不讓於歌德、席勒耳，惜自知太晚，而自期又過大，致終生潦倒，未能愜意而作。其傑作羅伯斯卡特 (Robert Guiskard) 曾見賞於微滿，乃不自信而焚之，其後雖復重作，亦不過十章而已，較之原作則有間也。其完璧之作，首推破壺 (Der zerbrochene Krug)，描寫鄉村法官亞丹於審判中自鑄大錯之趣事。其繪農夫農婦，若自其中出，其文亦雄宕奔放，自成一家，惜穿串過多，微嫌蕪散耳。次則其悲劇盆退息雷亞 (Penthesilea)，寫亞馬桑女王因見挫於希臘英雄阿希勒 (Achilles)，遂轉變為恨，射殺之後，已亦自戕。此劇於劇情純為古典的，於作風純為浪漫的，於描寫及用語上則又為寫實的。此蓋克氏獨創之格式，其主角盆退息雷亞亦即克氏理想之人物也。又有悲劇士洛芬斯泰因族 (Die Familie Schroffenstein)，寫某族因災難析為二派，遂互相猜忌，終於兩敗，中間戀愛一段，最饒精采，惜未幕不竟，深感惋惜。又有騎士劇小卡特 (Das Käthecher von Heilbrunn)，寫寄養農家之王女終適王龍，嫁其情人伯爵之故事。是劇完

全代表浪漫派之作品，惜缺少一致之精神。又有愛國劇赫耳曼之戰 (Die Hermannschlacht) 與腓特烈王子 (Prinz Friedrich von Hamburg) 二劇之作。前者假古代影射當時拿破崙蹂躪德國之慘狀，以喚醒民衆之團結；後者借王子爲鑑戒，勸國人奉公守法以救危亡。故二劇皆觸當道之忌，不得導演於當時，然至今德之舞臺猶常演之也。

與克萊斯特才相若，性相似，而以謹嚴、潔淨之作品，紹歌、席二人之衣鉢者，則格利帕齊 (Grillparzer) 是也。其早年著名之遠祖妣 (Die Ahnfrau) 一劇，尙不脫浪漫派之氣味，其後乃刻意追跡歌、莎諸人，其作風乃斐然一變，其代表作品爲悲劇薩福 (Sappho)，係寫古希臘著名女詩人懸崖投海之故事。劇中寫婦人戀愛與失望，心理之交戰最爲入情入理。次爲金羊皮 (Das Soldateneules, 1820)，爲一本三段之悲劇。劇中以麥對阿 (Medea) 爲主角，而其工處在於描寫對立之人格如雅孫 (Jason) 之希臘人風尙與麥對阿之野蠻人氣概，雅孫之優柔寡斷，麥對阿之堅貞不屈，尤其著者也。又次爲奧托卡王之得志與其下場 (Kö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 1825)，係寫柏門王與奧托卡與哈布斯堡伯爵之爭霸，終而至於哈布斯堡皇室之隆盛，其意蓋暗指拿破崙一

世之盛衰。——一八三四年有童話劇夢中一生 (Der Traum ein Leben) 寫羅夫魯斯坦 (Rustan) 黃粱一夢，灰卻萬念之情景，足為熱腸人作一棒喝。——至於其悲劇「可憐妄語者」，「Waldem, der Lüge」(1838) 描寫人物之性格，實頗精切，奈維也納人知之者鮮，未免令格氏生曲高和寡之感。自是之後，其所作之劇皆祕不示人。及其死後，後人乃得知之；然其中惟哈布斯堡族圖騰記 (Ein Bruderzwist in Habsburg) 較為可取，但以視前者諸著仍有遜色。

格利帕齊之後古典派中有賴夢特 (F. Raimund) 以戲劇家極博時譽。其所著劇如百萬翁之農夫 (Der Bauer als Millionär) 浪子 (Der Verschwendter) 阿爾卑斯王與人敵 (Der Alpenkönig und der Menschenfeind) 皆為富於幻想，精於世故，長於諧諷之民衆戲劇。至於少年德意志派中則有谷次科夫 (Karl Gutzkow) 者，於其心與宇宙 (Werner oder Herz und Welt) 辯子與劍 (Zopf und Schwert) 原像 (Das Urbild) 諸劇中，發揮近代之社會問題，故其戲劇與小說實開德國文學之生面。又新古典派中有該伯爾 (Geibel) 者，其所著悲劇布倫喜爾德 (Brunhild) 與索靈泥斯柏 (Sophonisbe) 則以表情與用語見稱。惟至瓦格涅 (Wagner) 與赫

伯爾 (Hebbel) 二人出，德之劇壇，始復燦然中興。

瓦格涅者，詩人而兼音樂家也；蓋其妙處在於善撮取古代之事蹟，用精警之詞句，譜成樂曲，并藉管絃與歌舞以表劇中人之情緒與性格。其早年所著諸劇，如飛行之荷蘭人 (Der fliegende Holländer)、坦灰塞 (Tannhäuser)、羅亨格林 (Lohengrin) 諸劇已漸露其頭角。及其名著尼柏隆恩之戒指 (Der Ring des Niebelungen, 1876) 一出，其文名遂遠播全歐。是劇寫窩坦 (Wotan) 用詭計與武力強奪倭子 奪自來因女子之尼柏隆恩戒指，以自贖於二巨人，二巨人因得此戒指竟應倭子 之咒言而自相屠殺，此戒指遂歸諸毒龍。但窩坦 尙欲得而甘心焉，乃創造威爾桑 (Walsung) 族，使威爾桑 栖格夢特 (Sigmund) 往奪此戒指，後復殺之并昏迷其戀人布林喜爾德 (Brimhild)。後栖格夢特 之子栖格夫里 (Siegfried) 竟屠龍取得戒指，并救醒布林喜爾德 而與子成婚。但窩坦 欲以戒指還諸來因女子，已則與布林喜爾德 以愛情與正義拱治天下。二人不從，倭子 之咒復驗，蓋栖格夫里 後竟誤飲哈根 (Hagen) 之迷藥，且受君特 (Günther) 之譖言，棄布林喜爾德 而獨占此戒指，已則見殺於君特。布林喜爾德 遂取栖格夫里 之戒指，自投於焚燬栖氏 屍身

之柴堆，殉焉。於是來因女子藉潮水之勢力來取戒指之灰燼，并溺死哈根。同時天上發火，神堡亦兆焚如；窩坦破滅宇宙之目的遂達。瓦氏始意欲藉栖格夫里以表現其建設新世界之理想，乃行文所之，竟以窩坦爲主體，故僅能表現其破壞舊世界之精神；但其用音聲與管絃以表種種情感之嘗試，至是已告成功矣。次於是劇者爲特立斯坦與伊索爾得 (Tristan und Isolde, 1809)，寫特立斯坦代其伯父老王迎娶伊索爾得於愛爾蘭，中途竟私焉，老王覺，怒遣人擊傷特立斯坦，後經布藍給涅之自懺，送伊索爾得至特處，而特已死，伊遂殉之於其尸側。又次則爲帕息法爾 (Parsifal)，寫帕息法爾投身於格刺爾斯堡，幾爲術者所陷害，後幸奪得神叉，使其伯父老王得脫苦海而返，并使其墮落之堂妹，返本歸真，而受洗禮。此二劇皆極富浪漫之色彩，但其價值轉在其寫實派戲劇勞因堡之歌匠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1868) 之下；該劇寫騎士瓦爾忒 (Walther) 因受市府書記某之中梗，致誤其與金匠女之婚期，後經鞋匠詩人罕薩克斯自動之放棄，乃得成婚。瓦氏於此蓋已脫卻一切幻想，從事描寫十六世紀時民衆生活之實況，其表情之真切，用語之雋永，可以冠絕其他諸劇；故世人頗有稱之爲瓦氏最成功之作。

赫爾爾之於老寫實派，猶瓦格涅之於後浪漫派；蓋一富於幻想，銳於感觸，精於思慮，善於表述之詩人也。其於戲劇之貢獻，舍席勒耳外，莫能壓倒之也。其早年作品中如猶太（*Judith*, 1836-1840）、給諾末那（*Genovena*, 1840-41）、馬利亞馬格達雷那（*Maria Magdalena*, 1843）諸劇，或假古人以寫時人之心理，或借今人以敘身經之閱歷。其後乃進以戲劇發揮世界中特種之問題，遂開問題劇（*Problem drama*）之先聲。後之詩哲易卜生（*Ibsen*）即奉之為模範也。此類作品最著者有三：一曰赫洛得斯與馬利亞（*Herodes und Mariame*, 1846-48）寫猶太王之蹂躪人權，竟害及其妻之名譽與生命；二曰阿格涅斯柏瑞厄（*Agnes Benauer*, 1851）寫巴威公爵以門第舊觀念故意摧殘己子之幸福，草菅好女子之生命；三曰基革斯與其戒指（*Gyges und Ring*, 1853-54）寫希臘王以妻之貞操為兒戲，竟致自取其禍，亦禍及其妻。此三劇（尤其最後之一劇）劇情之奇詭，陡險，人物之活躍，生動，每使觀者怵目驚心，太息流涕；其感人之深有如是之甚。赫氏更有一劇最有聲於世界文壇，即其詩劇泥柏隆恩（*Die Niebelungen*, 1855-60）是也。共有三段，第一段曰敷甲之栖格夫里（*Der Gehörnte Siegfried*）凡一幕，寫栖格夫里之出身。

第二段曰栖格夫里之死 (*Siegfried's Tod*) 凡五幕，寫栖格夫里與克連喜爾德結合之經過，與其被刺之慘狀；三段曰克連喜爾德之復仇 (*Kriemhilden's Rache*)，寫克連喜爾德之受辱與其殺敵之手段。赫氏固謙稱是劇之成功實有感於上述之泥柏隆恩歌，其實赫氏能於此種神祕事蹟中發揮其個性描寫之特技，實非泛泛者所可竊效也。又有一事值人注意者，即赫氏於戲劇之著述，實多用散文，雖間亦有用無韻之長短格以書者，時人頗譏其不能詩，及此詩劇出，評者乃大驚其詩才不置。然而後來諸子則多效其成法用散文以書戲劇，甚有用方言者，是殆亦由於時勢所趨歟？

赫瓦二氏之外，即推路易 (*Otto Ludwig*)。彼於早年即擬仿效莎士比亞，乃用力過猛，竄改過甚，遂失自然活潑之氣，即其對於人生之描寫，亦自爲其衰病之軀與過當之評摧殘不少。彼嘗完其巨著阿格涅斯柏瑞厄麟 (*Agnes Bernauerin*)，乃數易其稿，竟不如願。其最有價值之悲劇有二：一曰世襲林師 (*Erbförster*, 1649) 與赫伯爾之馬利亞馬格達雷那同爲以寫實派之才力寫當時小平民生活之作品。次則爲馬卡巴人 (*Die Makkaaber*, 1852)，乃根據聖經寫猶太人藉馬卡

巴人猶達 (Juda) 之英武得以脫離彼利亞之羈縻，并恢復其舊時之信仰。此劇亦因過於修改，而失卻一致之精神，視前者遜色多多。

奧特伯爾同時而在當時享盛名者爲哈爾謨 (Friedrich Halm)。其初作表現女性理想之格立塞爾狄斯 (Griseldis, 1835) 與其後描寫道德與愛情戰勝野蠻之浪漫劇荒野之子 (Der Sohn der Wildnis, 1842) 一劇嘗極受當日之歡迎；然其最佳作品究推刺汾那之劍客 (Der Fechter von Rivenna, 1854)。蓋不惟文字之含詩意爲多，卽其愛國之精神亦甚飽滿也。——次則夫賴塔喜 (G. Freytag) 亦負時譽，其喜劇新聞記者 (Journalisten) 爲米那豐與赫謨 (Minna von Barnhelm) 以後，德國最佳之喜劇，其餘如其雜劇發榜替內 (Die Valentine) 與悲劇法比族 (Die Fabier) 皆爲刻意追隨古典詩人之文藝作品，惜其「合法」之格式中不能副以相當之精采。——又次則和爾泰 (Karl von Holtei) 之戲劇亦一時支配各劇場，其基利斯當蘭斐爾 (Christian Lamfell) 其尤著者也。然之三子皆遭遇時會之技能作家，非歷世不朽之天才詩人也。

赫氏之後，以戲劇名家者有二人。一則爲安層格魯柏 (L. Anzengruber) 一則爲尉爾登布魯胡 (Ernst von Wildenbruch)。安氏亦一富有願想，厚於感情，堅執不阿，艱苦不屈之詩人，彼嘗立意以其民衆劇向世間之卑鄙，吝妬者進攻，爲正誼高尚者鳴不平。其劇中人物皆爲樵魯、簡單、大德不踰矩者，而敦樸之農夫尤居多。雖其劇情有時失之過繁，未能使其理想盡合於人生，使其作風盡合於文藝，然自大體言之，固不失其自然與真切，有時且副以滑稽之串插，亦頗足以解頤，固寫實派後起之秀也。其最初聞名之作品爲鄉劇啟耳喜斐德之牧師 (Der Parrer von Kirchfeld, 1870)，寫思想自由而道德高尚之鄉村教士，爲嚴正教派之鄉黨所驅逐，其意係批斥宗教上之不恭，亦即攻擊舊教會之卑鄙。其次爲偽習農人 (Der Meinidhaner, 1879) 寫農夫以偽誓奪其嫂姪之產，期托心於虔誠以自慰，而卒不逃神之判決，立意蓋謂虔敬之真正基礎乃爲良心，舍此皆無謂也。是爲安氏最得意之作品。其次爲畫十者 (Die Kreuzelschreiber, 1872) 寫春特村之農夫用三「十」字簽名於反對教皇之宣言書，竟受其妻子之壓迫撤回其簽據，蓋攻擊男子之受制於婦人，并表暴教會之預人家事也。又次則爲雙自殺 (Der Doppelselbstmord, 1876) 爲一有

名之鄉村喜劇，寫兩不相能之農夫，其子則相愛好，因不堪受其父母之壓迫，相約自殺，中途捨水而上山，兩家父母趕來救之，卒歸於好。又次則爲獨身之希望（*Der ledige Hof*, 1877）與名譽之玷（*Der Fleck auf der Ehr*, 1889），雖其內容愈趨於寫實，而精采則漸歸於衰落矣。

耐爾登布魯胡始則與安氏相反，而發自席勒爾之理想論，終則駕安氏之上，而陷於曹拉之自然派者也。彼蓋欲本其愛國之理想，藉戲劇以感化民衆，所惜其才力不能副其熱望。蓋其劇中人物雖頗切於真相，近於自然，但乏熱烈之氣，生動之姿，雖其劇中布局頗合文藝，適於演奏，但失之牽強杌隉，彼初嘗欲以古典派史劇貫世，卒不能成功，乃折而趨於自然派史劇，雖其中尙有不少之缺點，然較之前者已爲進境矣。其卡羅林令族（*Die Karolinger*, 1881）即寫法蘭克王路易三子分立喀羅林王室之事實，作者之文名亦藉此而顯。其次爲魁薩人（*Die Gutsows*, 1888）即寫霍亨倫家腓特烈一世爲法律與秩序計反對強暴之騎士，此劇之成功亦不亞於前者。而其最佳者，則推亨利與亨利之族人（*Heinrich und Heinrichs Geschlecht*, 1896-98）寫亨利四世與格勒哥七世（*Gregor VII*）奮鬥之事實，此爲耐氏晚年得意之作品。

自然派初期中舍耐氏外，有和爾次 (Holz) 與士刺夫 (Schlarf) 合作一名劇曰塞力克家庭 (Familie Selike, 1890)，此劇在文字上與劇情上皆表其極忠實之態度。蓋寫聖誕夜塞力克之家庭能待放棄責任之家長之回來，結果全家庭之幸福竟葬送於其回來。士刺夫則更有春天 (Frühling, 1896) 與厄爾策匠父 (Meister Olze, 1892) 二劇之貢世，皆描寫環境惡劣與個人墮落之有名社會劇。但以言真正之戲劇家，則惟霍布特曼 (G. Hauptmann) 與蘇德曼 (Sundermann)。

霍布特曼者，初崛起於自然派，繼乃盡學該派之法則，取得其實驗，進而事一般文藝之研究，增進其藝術。彼具有靈敏之才，邁進之氣，能編入一切新派之堂奧，而採其精華。且深知德國為強健不屈之民族，難以檢取乞憐受制之弱者，以表現其人間重大痛苦之理想，乃專以自然派注重之言語手段形成其實際的人物，但又不期之於一般玲瓏巧妙之辭令，而能兼採及適於性格，合於文藝之術語，故其文字漸由白話，進於韻語，其格式漸由自然，化為規則。彼又能深窺人意，善發人隱，蓋已超出自然派之泥塵，翩翩然入於化境矣。二十年來代表德國戲劇界，領袖德國各派文學，其聲威所播，

全球景仰，誠不愧爲歌德以後不世出之天才也。

霍氏之劇首以日出之前 (Vor Sonnenaufgang) 聞名，是劇蓋描寫世人如何受先世與環境之牽制，故不以劇情示世，而以狀況動人。其最偉大，最成功之作品則爲織工 (Weber, 1892)，係描寫一八四四年西利西亞織工反抗雇主之事實。劇中并無個人之主角，勞資兩組，卽其雙方之人，霍氏能合衆人爲一體，是爲其獨特之創舉。其寫工人自營業自由後所受之痛苦，與所懷之怨恨，皆極迫真生動，然而霍氏於此又能採取適合向來通用之文藝法則之材料，利用提高，對抗之文藝手段，以增進該劇之效率。次於是劇，而亦表達人間之運命，與夫世情之冷酷者則爲車夫亨瑟爾 (Fuhrmann Henschel, 1898) 與洛塞本德 (Rose Bernd, 1903)。二劇皆足以表示霍氏描寫人與環境之奮鬥，步步陷於死境之藝術。至其喜劇海狸之皮 (Biberpelz, 1898) 德國有數難得之喜劇也，其筆鋒則專指當時官吏之昏愚。他如紅鷄 (Der rote Hahn, 1901) 與士魯克與燕 (Schluck und Jun, 1900) 比勺夫斯柏喜之少婦 (Jungfrauen von Bischofsberg, 1911) 皆與海狸之皮同爲描寫一般社會狀況之自然派喜劇也。其寫中等階級之家庭狀況者，則推和平

祭 (Das Friedensfest, 1890) 寫某家庭以錯配陰陽，以離散家庭終。次則寂寞之人 (Einsame Menschen) 寫夫婦人生觀之歧異，引起婚姻之解約。他如同僚克藍普吞 (College Crampdon, 1894) 米夏厄爾小販 (Michael Kramer, 1900) 奧迦伯列希令之逃走 (Gabriel Schilling's Flucht, 1912) 皆援引在社會上比較地位為「高」之人物，并暴露其處生活過程之回歸線上之弱點。至其幻想、童話、故事諸劇中，則首推罕涅爾之升遐 (1892) 寫某貧孩，因遭壓迫，忿而自殺，在迷醉狀態中見天上之樂土。次則沉倫之鏡 (Die versunkene Glocke, 1896) 寫鑄鐘之匠因受妖婦之誘惑，置妻子之死於不顧，終亦不能獲得較高之藝術，而陷於失望與滅亡。霍氏於此等劇或表其象徵派，或現其浪漫派，或則直追古典派，而皆能效其所肖，臻其所難。又此等劇多用韻文書之，蓋取其較為適應劇情也。霍氏又有一組戲劇，係取他人之材料而改造者也。如可憐之亨利 (Der arme Heinrich, 1902) 寫兩個柔弱之情侶，竟具犧牲之決心，又如匹帕跳舞 (Und Pippa tanzt, 1906) 奧德賽之弓 (Der Bogen des Odysseus, 1914) 等，皆不外取史詩材料而戲劇化之，未足以言巨著也。其最近則有二史劇貢世，一為白人之教主 (Der weisse Herland, 1919) 與印

第波第 (Indipohdi, 1920) 則描寫新大陸發現時白人與黑人奮鬪屠殺之慘劇。此老之作風至是已漸入於復古之林矣。

蘇德曼在當年與霍布特曼同為戲劇界中心人物，其採取材料雖多為猥褻、淫靡者，然亦如霍氏者始終不效自然派之著跡呆滯，而深以講求格式為事者也。果使彼永以法國自然派為法，而濟以己所特長之格式，則其受人推崇必不止如是。其作品究未能如其所期，蓋其中不能純表真切、活躍之生活，即其人物間亦有不外虛有其表，毫無人氣者。但其長處，則在深知適應舞臺耳。其戲劇中自以名譽 (Ehre, 1890) 與索多謨之結局 (Sodom's Ende, 1891) 為最佳。然其影響於人心則皆為沉淪鬱結，蓋前者實足使人淡於為名之心，而後者所寫之社會則又甚為卑鄙醜惡也。次於斯二而收效最巨者，則為故鄉 (Heimat, 1893)，寫浪漫不羈反抗拘謹守分之父親。他如暗中幸福 (Das Glück im Winkel, 1896) 小夫立次 (Fritzchen, 1897) 石中之石 (Stein unter Steinen, 1905) 岸上兒童 (Strandkinder, 1909) 雖皆本救世之宅心，作魘魅之寫照，然其刻劃與偉大處，終遜霍氏一籌。彼亦常跨入象徵派之林，其所著三枚鷺羽 (Die drei Reiherfedern

1898) 約翰之火 (Johannistener, 1900) 卽其明徵，然亦未能收巨果也。

當自然派盛時，霍蘇二人之外，作家皆極力摧殘文藝之法則與格式，務求普通化，齷齪化各種單獨情形，以博社會之歡迎，如德來厄 (Max Dryer)、恩斯特 (Otto Ernst)、哈特雷本 (O. Erich Harleben) 諸人，皆爲當時舞臺上之驕子，然而在此打倒一切，蔑視一切之潮流中，亦有本其良心，露其白懺，用其理智，作其自思者，如窩爾遜根 (Ernst von Wolzogen) 戲劇之破落戶 (Lumpengesindel, 1892) 與恩斯特之喜劇現代青年 (Jugend von heute, 1899) 尤其明證也。——同時在鄉土作品上，亦頗有致意者。如哈爾柏 (Max Halbe) 之青年 (Jugend, 1893) 其尤佳者。是劇在但澤 (Danzig) 彈丸之內，表當時青年極樂盡哀之狀況，然而作者能處處顧及文藝之格式與法則，此其在自然派爲難能可貴也。次則斯塔芬哈根 (Fritz Stufenhagen) 之阿母睦斯 (Mutter Mews, 1897) 寫少年夫婦之幸福竟破碎於困苦流連之老境，其佳處則兼在於人物之描寫。又次則申赫耳 (Karl Schönher) 之喜劇大地 (Erde, 1907) 吾人於此不惟可窺見作者之鄉景，并可想像作者之鄉人，是亦晚近不可多得之喜劇也。

從自然派過渡到象徵派之間有一戲劇家巋然露頭角者爲士尼次涅(Arthur Schnitzler)。彼之作風雖純屬自然派，但其所描寫則純爲維也納之人生，故極呈愉樂輕舒之色彩，其人物雖多奸惡，然不無含有柔善之性質，故其作風頗合印象派的正軌。其作品最佳者爲媚態(Lieberlei, 1895)，寫某少女因誤目淫爲情而致墮落。次則安那托爾(Anatol, 1895)與舞蹈會(Reigen, 1900)二劇，則皆以精警勝者也。

純乎象徵派者有和夫曼塔爾(Hoffmannsthal)，其感受性最強，其造語才亦高，吾人讀其詩，恍若置身於偉大美麗之樂園，幾不知人世間有齷齪事，其戲劇亦以表情概其敘事。其最佳之劇當推愚人與死(Der Tor und der Tod)，寫努力於浪漫生活與文藝創作之人至死方知斷喪其萬福源泉之生命。其喜劇克利斯提那之歸途(Christinas Heimreise)固頗切於人生，但與其他諸劇同缺活潑之生氣。——次則威楞柏喜(Herbert Eulenberg)，彼自厭世而入於玩世，故其劇中人物，皆不外供其感情之宣洩而已，難得性格之表現也。其作品雖多，但惟悲劇安那瓦盧斯卡(Anna Walewska, 1899)喜劇自然的之父親(Der natürliche Vater, 1907)等爲較佳。

新古典派中有士密特達 (W. Schmitzboun) 者爲糾縲風力追古人，惜因刻意過甚，致失自然。其劇以失去之子 (Der verlorene Sohn, 1912) 爲最，該劇雖取材於聖經，但其推陳出新，恢廓深造，實堪贊賞。次則推其史劇被占領者之城 (Die Stadt der Besessenen, 1915) 寫某再洗禮者之運命，雄邁緊策，頗足動人。其最近被打者 (Der Geschlagene, 1921) 一劇，則極寫大戰中受傷者痛極求死之慘狀，蓋有感於時而作以警世也。與士氏同以復古爲己任者爲恩斯特 (Paul Ernst)，其所短長亦頗類士氏。其戲劇以德麥特立奧斯 (Demetrios, 1905) 與阿立阿德涅 (Ariadene, 1972) 爲最著。

在印象派有傑出之戲劇家曰刁爾次 (Wilhelm von Scholz)，彼絕不追跡自然派，惟以印象派爲門戶者也。凡彼之印象所得，彼皆依其特種之幻想力，獨出心裁而形成之，成爲其過去與眼前生活中之返照，成爲形形色色之象徵。其劇中人物皆自擇其義務，因是自制其運命，如君士坦士之猶太人 (Der Jude von Konstanz, 1905) 中之主角，因畏生而願赴死，如麥洛厄 (Mervé, 1906) 中之女主角之願毒夫殺身以救死，皆其例也。——與之同抱深造之願望者尚有厄勒 (Otto Erlar)，其悲劇斯特魯恩湖 (Struensee) 亦頗有聲於劇壇。

從自然派到表現派去者有二人，曰衛得欽特 (E. Wedekind) 曰卡爾霍布特曼 (Carl Hauptmann) 是也。衛得欽特之選材與立意雖合於自然派，而其作風則接近於表現派，蓋其劇中人物皆非出於其閱歷，乃根於其幻想者，且其作品往往以意與氣勝，故未免不合藝術之法度。吾人於其特侯爵 (Der Marquis von Keith, 1900) 音樂 (Musik, 1907) 及其最後之赫利克里 (Herakles, 1918) 諸劇中，可窺見之也。——卡爾霍布特曼初與其弟霍布特曼同屬自然派健將，但其名則顯於其弟之後，其爲人好深思，探玄，故其作品亦以開發其內感見稱。其初年作品雖表其歷經自然徵象各派，究不甚佳，及喜劇鷓鴣 (Die Rebhühner, 1916) 與其悲劇托比亞之花鞋 (Tobias Buntschuh, 1916) 出世，其名乃噪，未來此老之貢獻，視其弟或更有望。

最後乃言表現派之戲劇。該派於劇之主張適與自然派相反。自然派重視印象，彼則重視表現，故其於環境與劇情皆不甚措意，自然派否認意志自由，彼極力以意志改造人類，故其所寫劇中人物皆不重視其性格，惟供作其個人之話筒而已。至於今日，該派在舞臺之勢力尚在擴張，而其作品堪稱絕對成功者，尙僅見也。其中最著名者當然推開則耳 (Georg Kaiser)，其作品近乃愈佳，如

嘗試 (Versuchung, 1917) 寫女子失敗於舊禮教瑪珊 (Die Karolle, 1918) 寫富翁終不能以金錢致兒童之幸福，自曉晨至夜半 (Von Morgen bis Mitternacht, 1918) 寫朝露之人生，不足以敷幸福之探求，被救之阿爾敏已得 (Der Gerettete Alkibiades, 1920) 寫梭格拉底之視死如歸，與併立 (Nebeneinander, 1923) 寫芸芸衆生，不相聯屬之真相，皆極清醒冷靜，足以棒喝一般沉迷不返者——次則當推哈森克雷味 (W. Hasenclever) 彼實不啻爲青年之謳歌者，蓋其劇情非寫青年戀愛之心理，即鳴青年壓迫之不平，吾人於其悲劇安提哥內 (Antigone, 1917) 人類 (Die Menschen, 1918) 戲劇彼方 (Jenseits, 1920) 哥布塞克 (Gobsek, 1922) 皆足以窺見其打倒現狀，努力新建設之精神——又次則爲士特刺謨 (A. Stramm) 其戲劇多爲獨幕，劇中好加以單調之對話，驚駭之呼聲，迷幻之紀事，蓋亦努力創作技術上之表述手段，而未能盡脫古人窠臼也。如不成熟者 (Unfruchtbaren) 基本者 (Rudimentar) 覺悟 (Erwachen) 衆力 (Kräfte) 等，皆最近作品。此外如約斯特 (H. Johst) 之少年人 (Der Junge Mensch, 1916) 奧國王 (Der König, 1920) 溫魯 (F. v. Unruh) 之軍官 (Offiziere, 1912) 與一族

(Ein Geschlecht, 1918) 昆飛爾特 (P. Kornfeld) 之誘惑 (Die Vertführung, 1917) 天
堂及地獄 (Himmel und Hölle, 1919) 托勒 (E. Toller) 之變遷 (Die Wandlung,
1918) 與衆人 (Masse Mensch, 1929) 又如索格 (R. J. Sorge) 之乞丐 (Der Bettler, 1918)
哥厄羅 (R. Goering) 之海戰 (Seeschlacht) 巴拉哈 (E. Barlach) 之可憐之表姊 (Der
arme Vetter, 1918) 皆爲目下時代返照之精品。

第四章 小說及其他散文作品

德國之散文作品較韻文作品爲晚；似以上述威索布繪禱詞內之禱詞爲最古經見之散文。十二紀中，頗有寓言與敘述之作。及路得出乃有佳妙之寓言，罕薩克斯出更有名貴之敘述與萬永之笑談（Schwänke）及一五六九年佛蘭克編發行阿馬狄斯（Amadis）一書，小說（Roman）之名稱方正式自法流入德國。惟當時最盛行之作品則更有二種：一曰民衆讀本（Volksbücher），其中以提爾威楞斯皮格爾（Fill Eulenspiegel）之描寫農人生活與拉楞書（Talenbuch）之諷刺市民生活同稱雙絕；二曰故事，浮斯德（Faust）與永古之猶太人（der ewige Jude）其猶著也。後之詩人撫其事蹟，衍爲詩劇者，不知凡幾。

十七、十八世紀中小說之種類漸多，其中如腓立（Philipp von Zesen）之英雄兒女故事亞得里亞之洛薩夢特（Die adriatische Rosamund），安塞爾謨（Anselm von Z. u. K.）之

言情小說亞細亞之巴尼塞 (Asiatische Banise) 格麟麥爾豪姆 (Hans Jacob Christophel von Grimmelhausen) 之冒險小說冒險之愚人 (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1668) 革勒特 (Gellert) 之家庭小說瑞典某伯爵夫人之生活 (Das Leben der schwedischen Gräfin) 及其名貴之寓言，以及許多模仿英人笛福 (Daniel Defoe) 而作之魯濱孫派空想小說 皆其著也。及古典派之薇蘭出，小說之光輝乃始張大。

薇蘭生活之浪漫，情感之豐富，思想之滿足，益以選材之精諳，布局之工巧，運筆之委婉，自於小說之創作，最為恰合。其淵源雖出於菲爾丁 (Fielding) 斯耐夫特 (Swift) 諸英法小說家，而其寄托則在於西班牙，希臘諸國。其初作頓息爾維奧 (Don Sylvio von Rosalva, 1814) 雖頗有名，但其巨著實推阿加吞 (Agathon, 1766-67) 內彼柏拉圖弟子阿加吞力糾詭辯學者勿溺功利之說，已乃自縛於達那厄 (Danae) 之情網，此蓋作者自白其已往宗教狂信之錯誤，而入於法國式之情感生活之境也。至其穆薩里溫 (Musarion, 1768) 一篇則亦假格拉西派之哲學，推翻斯多噶派與畢達哥拉斯派之理論，以明其享樂與信仰之折衷說為其人生之理想。他如金鑑 (Der

goldene Spiegel, 1772) 乃勸國家重惜賢良之意，愚民 (Die Aderiten, 1776) 則曉市民以遠大之識見，皆薇氏小說中之特佳者也。

詩聖歌德之所造於小說，不亞於詩與劇。其少年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固狂風怒濤時代家誦戶詠之名著也。其事實係以當時少年耶路撒冷因戀友人之妻而自殺者為藍本，而其動機固由於作者自身因失戀於其友人之妻部夫 (C. Bant) 而生感慨，故此書簡式小說所發之情境與所發之言論，皆非向壁虛構者也。當時讀之，有致自殺者，可見其感人之深且大。歌德中年更有威廉匠父設教記 (Wilhelm Meister Lehrjahre, 1796) 之作，其內容之結構更勝前作一籌；其中雖夾寫當時貴族平民各階級之生活，然能顧慮周到，不致輕畸，又能串成一系，不致掛漏，且其對於文藝、教育、宗教諸問題皆有其獨到之見解，誠不僅時代之寫照，亦即作者之嘉言錄也。至其最佳之作親和力 (Die Verwandtschaften, 1809) 則不啻表示其獨特之婚姻論；蓋歌德以為夫婦者，乃「文化之頂點，神聖不可分離之結合也。」故須於自然的情愛，更當有道德之相敬，乃能致其真正之幸福，否則一遇親和力發生作用時，則情愛與道德觀念必

生衝突，結果非守道德而犧牲幸福，則必棄道德以殉於情。茲篇之事實，蓋即描寫在此種不幸狀況下發生交互親和力作用之兩對青年夫婦。歌德晚年復有續篇威廉威廉匠父漫遊記（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之作，是不外數篇短篇小說之彙集而已。至其結構與其內容，視前篇設教記皆有遜色，然終不失一良好之教育小說。

當時最有精采之散文作品，尚有福斯忒（J. G. Forster）之環球旅行記（Reise um die Welt）與其下來因觀察記（Ansicht von Niederrhein）洪保德（Humboldt）之世界（Kosmos）與自然觀察記（Ansichten der Natur）等。

浪漫派初期著名之小說，有部爾匹烏斯（A. Bulpins）之里那爾多（Rinaldo Rinaldus，1798），其風行之力幾與維特之煩惱相埒；又如薩剌（H. Zschokke）之阿貝利諾（Abellino），諾發力斯之亨利豐奧夫忒定恩（Heinrich von Ofterdingen），赫爾特林（Hälderlin）之希拍里溫（Hyperion），皆為一時之選。

該派中首以小說名家者，當推里喜忒（Jean Paul F. Richter）。其為人愉快無忤，好作諧語，

故雖處貧寒，恬如也，其幻想力甚富，感受性甚銳，故雖未受高深教育，而喜觀察事物洞悉世故。其作風頗饒媚氣，大醇而小疵。其表述之特種方法，已盡見於其顯名之看不見之坐位（*Die unsichtbar Loge*, 1793），是篇蓋以突梯滑稽勝，故讀之滋有興趣，譯之斯索無生氣矣。其最成功之作品當推苦肉圖斯麥克斯蘭（*Quintus Fixlein*, 1796），書中雖敘貧教師回鄉娶村莊牧師女為婦之家常事蹟，而其骨子裏不啻追寫作者幼年困苦流連之陳跡也。與此篇同為描寫平民生活者，為濟本揆斯（*Siebenkäs*），而其寫小學教師與村莊牧師之寒酸苦楚，尤為激越生動。如軍中牧師旅行記（*Reise des Feldpredigers*）與教師武次之生活（*Leben des Schulmeisters Wuz*），皆為其最擅長之作。至其坎判涅塔爾（*Campanella*）捨現實而論精神，殊非里氏之長，故其成績尚在其次。以現實與理想相發明之將成年時（*Fliegerjahr*, 1804）與提坦（*Titan*, 1800-1803）二作之下也。

浪漫派盛時之小說頗極一時之盛，其中鏗鏘者如提克（*Tieck*）之哲理小說威廉羅味爾（*William Lovell*），阿爾甯之歷史小說侍衛者（*die Kronenwächter*）和夫曼（*Hoffmann*）之

不平人穆耳之人生觀 (*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佛克 (Fouquet) 之童話小說
溫第涅 (Undine) 皆爲一時之選。其尤佳者則推愛痕多夫 (Eichendorf) 之短篇小說無用人
軼事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論者至尊之爲該派中最成功、最成熟之小說。而
克萊斯特 (Kleist) 之短篇小說哈爾科爾哈斯 (*Michael Kohlhaas*) 寫路得時某馬販以
身贖馬之故事，其剴切明顯處，亦迥非浪漫諸子所及。降及自由詩人輩則以政治散文見長，至於南
派詩人中惟剌涅 (Kerner) 光石 (Lichtstein) 一篇，饒有表述之才。至於後古典派則其泰斗格
利帕策 (Grillparzer) 有童話曰夢如一生 (*Der Traum ein Leben*) 寫虛榮之人灰其心於
一夢之餘。又有短篇二篇：一曰森多密耳院 (*Das Kloster von Sendomir*) 寫受欺之烈性人懺
悔於其復仇之後；一曰可憐之琴師 (*Der arme Spielmann*) 寫好義之藝術家，藉殊技以濟老
琴師之困，則皆珠圓玉滑之作也。——以言北派中名貴之作品，推沙米索 (Chamisso) 之童話短
篇小說彼得士勒米爾 (*Peter Schlemmle*, 1814) 寫貧人以影向魔鬼換金致富，終以見畏於儕
輩，徒呼負負之故事，蓋以影比人之名譽之諷刺小說也。——至於少年德意志派中之小說，則首推

耶麥曼之小說後裔 (Die Epigonen, 1836) 寫貴族平民傾軋陷害之慘狀，蓋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社會之實錄也，是爲德國時代小說（卽社會小說）之始基。又其諷刺小說明喜豪增 (Münchhausen, 1838-39) 中夾敘上院 (Der Oberhof) 一段，則又爲異日盛行之鄉村紀事作嚆矢也。次則赫令 (W. Herring) 之仿英之司各脫 (Scott) 而著其愛國小說卡巴尼斯 (Cabanis) 等八集，頗足以鼓舞民心也。又次則麥立克 (Mörke) 之小說畫家摩爾騰 (Malter Molten) 寫該畫家三重戀愛之醜蹟，是蓋模仿歌德之匠父設教記而作之唯美文藝小說，而香豔處更勝前者一籌。次則海涅之旅行漫畫 (Reisebilder) 亦多有紀實之作，其中哈次旅行記 (Harpersreise) 一章，尤爲膾炙人口。

浪漫派與寫實派之交有士提夫忒 (Adalbert Stifter) 者，以研究 (Studien, 1834-50) 一書名震一時。內含十三篇短篇小說體作品，而示讀者以精美之風景畫像與心靈畫像，使人了然於心境與物境之關係。士氏之短篇小說亦皆佳妙，尤以高林 (Der Hochwald) 一章可作波門森林 美麗偉大之頌歌讀。其花石 (Bunter Steine, 1852) 與晚夏 (1857) 二篇描寫自然與人類之生

活，工緻可愛。卽其以波門之故事爲材料之敘述尉提科 (Witiko) 亦稱佳作。又有瑟斐爾 (Joseph von Scheffel) 著厄刻哈特 (Eckehart) 寫十世紀時士瓦本侯爵夫人與僧人厄克哈特暗中發生戀愛，僧人後逃隱於山，寄與夫人以瓦爾特哈立歌 (Waltherlied) 藉作留別之紀念，是篇能治忠確之研究與熱烈之描寫於一燻，此所以在歷史小說中首屈一指歟？又次則有勒德威次 (Oskar von Redwitz) 者，亦著有赫耳曼士塔克 (Hermann Stark, deutsches Leben, 1869) 一篇，內敘某德人自童齡求學，以至於成年應世，最後回家乃得其真正之樂趣。篇中寫學校時代之生活，多少係出於作者當年之回憶，然其形容德人之生活，固頗盡致也。

寫實派於小說之貢獻最大，其元祖赫伯爾 (Hebel) 尤長於其自傳式之散文。其我之兒時 (Meine Kindheit, 1846) 日記 (Tagebücher, 1835-1863) 與尺牘 (Briefwechsel, 1835-1863) 不惟可窺見作者之生活，社會之狀況，卽其文藝上之主張與批評亦可尋釋而得。至行文之老到，結構之精美，尤其餘事。至於路易之於短篇小說，尤長於心理之分析，其所著愉快 (Die Heiterheit) 白雨中流入承露 (Aus dem Regen in die Traufe) 與天地之間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諸篇，皆極寫屠靈恩之風土與民生，誠寫實派中描寫民間生活者之先進也。當時最以長篇小說受人歡迎者，有二人：一曰斯皮爾哈根 (F. Spielhagen)，其作品好寫文化狀況與社會問題，其表述之才可於其疑問之人物 (Problematische Naturen) 錘與砧 (Hammer und Amboss) 入伍 (In Reih' und Glied) 及尤其名著之風潮 (Sturmflut, 1877) 之中測而得之；一曰夫賴塔格 (Freytag)，其人欠欠人 (Soll und Haben) 最爲人稱道，蓋彼於此能純以寫實之筆，發揚中等經商階級之精神也。其巨著祖先 (Die Ahnen) 共分六部，各有專名，歷敘三世紀以來直至十九世紀屠靈恩地方某氏族經過之歷史，固一篇洋洋大觀之德國民間生活史也；但其間失卻聯絡之精神，以視其德國古代雜記 (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之含有高貴之文化史價值，則有遜色也。次於此二人亦享一時之盛名者，則推厄柏斯 (Georg Ebers) 彼嘗著有十篇埃及小說，其中以埃及公主 (Ägyptische Königstochter) 烏阿達 (Uarda) 爲較佳，但其最精采之作品允推其吾爲一人 (Homo Sum) 其主旨謂基督徒不當以避世，乃當以服務於家庭與社會爲其真正之解脫。至其知事夫人 (Die Frau Bürgermeisterin) 寫來登城反

抗強權之英勇事略，與其吾之生平歷史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則敘其生活之過程與當時之政治狀況，亦一時民衆之嗜讀品也。

以短篇小說稱雄於文壇者，亦有二人：一曰海最 (Paul Heyse)，其描寫力於詩於文，常極精強，其作品甚爲暢適自如，且又甚合法則，其人物頗獨具性格，但無一定之地方與時代。所著短篇小說甚多，而以拉刺俾亞塔 (Lirrahiata, 1854) 爲最膾炙人口。其長篇小說，除社會小說世界之兒童 (Die Kinder der Welt, 1878) 能於形形色色中表現其唯美的宇宙觀之外，餘究不甚佳。其他一人即著名之斯圖謨 (Theodor Storm) 是也，其文字含詩意獨多，其材料多採諸其所居附近之平民生活，其表述多用晚年追敘之法，讀其作品者若嚙回果，久之彌覺其味。其短篇小說近五十篇，篇篇精采，難分軒輊，如茵夢湖 (Immensee) 聖郁根院中 (In St. Jürgen) 之哀婉，阿基蘇麥 (Aqui submersus) 之慘惻，木偶戲者保羅 (Pole Poppenspäler) 之甜美，皆爲珠圓玉潤之作，其作風愈趨於寫實，其筆力愈趨於雄健，吾人於其將死之年，尙得其最稱心愜意之傑作白馬騎士 (Der Schimmelreiter) 蓋其舉發人之隱情，勾動人之心弦，到老而彌工也。

在老寫實派中能兼擅浪漫寫實之長并以長短篇小說名家者，則惟刻勒 (G. Keller) 一人。其名著教育小說幼少之亨利 (Der grüne Heinrich, 1854) 爲德國小說界中最有價值作品之一；其精神之飽滿，內容之豐富，文字之豔麗，表情之真切，均有類歌德之威廉匠父。內敘瑞士人亨利初頗熱心於文藝之研究，後漸知才力之不足，乃退而以正當之職業與公共之服務自足。是篇之後繼以短篇小說集塞特威拉地方之人物 (Die Leute von Seldwyla) 前後共計十篇，皆以談諧之語，整潔之筆，曲繪瑞士人之生活。至於其聖徒七故事 (Sieben Legenden, 1872) 則以文雅之讀語與流利之文字表述教會與真人之特質。及其第二短篇小說集沮利克短篇小說集 (1876) 頁世刻氏文字之愷切，表述之老練，已直追古典派矣。其中以描寫五位婦女性格之格來芬湖知事 (Der Landvogt von Greifensee) 爲最有精采。卽其第三短篇集格言詩 (Das Sinnigedicht, 1881) 亦以形容各種婦女之性格見稱。又刻氏最後之小說馬丁薩蘭得 (Martin Salander, 1886) 亦可作幼小之亨利之續篇讀，蓋刻氏於此直以蒼老之筆，細敘人生之複合關係，尤其瑞士當時之政治社會狀況也。

與刺勒同以滑稽著名，而其作風則似里喜忒（Richter）者則刺柏（W. Raabe）是也。其描寫小百姓之生活，能刻劃入微，不差毫釐。其仿里喜忒而作者有雀巷年記（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諸篇，而以吾人救主之法院（Unsers Herrgotts Kanzlei, 1892）為最佳。吾人於此可以領會宗教革命時馬格得堡（Magdeburg）之文化與風俗。其受英國迭更斯（Dickens）之影響而作者有林中人（Die Leute aus dem Walde, 1863）與饑餓牧師（Der Hungerpastor, 1864）。但其頂點之作品則在基利斯托夫拍喜林（Christoph Pechlin, 1873）溫尼革爾（Wunigel, 1879）舊巢（Alte Nester, 1880）完察之角（Das Horn von Wanze）諸作。尤以和刺刺（Horncker, 1876）為其最佳之傑作。是篇用愉快生動之筆法，細寫一貧困墮落之青年在作奸犯科之中，漸動其博愛之念。刺氏尙作有許多長篇小說，內容亦復不惡。至其敘述，亦極豐富。如步礎夫之鵝（Die Gänse von Bitzow）哈麥爾之兒童（Die Hämselchen Kinder）聖托馬斯（St. Sankt Thomas）等，尤為名貴一時。

與刺柏同時而亦齊名者為邁爾（Meyer），其轟動小說界者為其較長之短篇小說羽格耶

那次 (Jürg Jenatsch, 1874) 與聖人 (Der Heilige, 1886)。前者寫三十年戰爭時一倔強偉大之愛國者之故事，後者之主角即英王亨利二世之倖臣托馬斯柏刺特 (Thomas Becket)。其較簡短之短篇小說，亦善以表述聞。邁爾與刺柏雖俱以小說鳴世，而兩人之性質則絕不相同。刺柏好以個人熱烈之同情寄於其作品，蓋近於浪漫派者也；邁爾則以冷靜之理性對待其作品，故其描寫極其平淡、完整，蓋近於古典派者也。之二人者，可謂異曲而同工，殊途而同歸也。

此外以表述良才寫鄉村故事著名者有麥耳 (M. Meyr)，其歸結佳一切皆佳 (Ende gut, alles gut) 與教師之新娘 (Lehrersbraut) 二篇最爲有聲於時。又有哥特赫爾夫 (J. Goltz) 者則善寫瑞士農人之劣蹟，以作其鄉人之鑒戒；其瑞士之景物與故事 (Bilder und Sagen aus der Schweiz)、學校教師悲喜記 (Leiden und Freuden eines Schulmeisters) 最爲傳誦一時。

在方言作家中，首推累忒 (Eritz Reuter)，其初期之作品多爲韻文之敘述，翠泥女特 (Hanne Nüte, 1860) 其尤著者也，復乃解除叶韻之束縛，發揮其滑稽之本色，以著其總名稱舊時之故事

(Olle Kamellen) 之巨著。其中最著名之部分爲法人治下之軼事 (Ut de Franzoentid) 寫作者兒時民間狀況至爲活躍；次爲囚中軼事 (Ut mine Fængstid) 以婉曲滑稽之筆宜其囚時之苦况；又次爲鄉居軼事 (Ut mine Stromtid) 寫北德農居之生活與工作至爲愷切詳明，是爲累氏最成功之作品。他如布麟克曼 (J. Brinkman) 之卡斯拍伯父與自我 (Kasper Ohm im Ieh, 1853) 亦頗擅描寫人物性格與時代情景之長。

寫實派後期中頗有獨特傑出之小說家，洛塞革 (Peter Rossegger) 其最著者。彼之特長在於善用其詩才，以達其合理想與現實於一致之目的，蓋即節取人生之精英，保持其真實之精采而表現之之謂也。但有時描寫過於着跡，立論過於偏激，格式過於整齊，致反失自然活潑之致；然其思想之豐富、情節之繁複、氣魄之豪邁、機杼之精密、意緒之深沈、談諧之工巧，則又非泛泛者所可比擬也。其作品以寫故鄉狀況者爲最佳，其中可分二類：第一類爲關於其個人對於愛鄉之表示，是即其個人經驗之敘述，如林中故鄉 (Waldheimat, 1873) 係寫其二十一歲以前之回憶，至其吾之世界生活 (Mein Weltleben, 1864-1894) 則寫其五十歲以前之回憶；又如其迦伯列 (Heide-

Peters Gabriel, 1830) 則寫其生平之殊遇；其我之天國則寫其個人之信仰觀念。第二類爲關於都市文化摧殘農村之記載，如林中學校校長之筆跡 (Schriften des Waldschulmeisters, 1875) 寫孤兒某受慈善家之培育，後在鄉村盡社會職務者垂五十年，如神之探訪者 (Der Gottsucher, 1885) 寫可憐之林中平民以殺貪殘之牧師故，見擯於教會，遂陷於完全凶暴之狀態；如絕嗣者雅谷 (Jacob der Letzte, 1888) 寫某農豪爲爭產故成爲林中賊，并殺死林中獵戶，後亦自殺以殉；又如永遠之光 (Das ewige Licht, 1897) 爲一放謫之牧師自紀其失望於其對抗新潮流之日記。洛氏更有多集之鄉村短篇小說，皆真切雋永，難以取捨；阿爾卑斯人 (Die Alpen, 1872) 鄉村罪惡 (Dorfsünden, 1883) 其尤著者也。

次則當推奧國女詩人厄布涅厄申厄哈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彼與洛塞華同爲極幹練之敘述，而眼光之遠大，思想之恢宏，視洛猶過之。彼雖偏處山中，然其慧眼所及，不分上下，故不僅長於高等家庭之描寫，而且精平生之繪畫。彼於敘事雖在揚善，但亦直書不苟以存其真，彼於行文雖尙隨意，但亦守矩不亂以合於理。其文字典雅明晰，純任自然，其作風恬靜，真切，吻合法度。

所著涂鄉村及宮庭故事 (Dorf und Schlossgeschichten, 1885-1889) 外尚有不可道 (Un-sühbar) 一篇寫奧國士紳之生活與舉動，是為宮庭小說之傑構。又有平民兒童 (Das Gemeinderind) 一篇，寫奧國農民之醇風與其惡習，是為鄉村小說之精華；更有兒時軼事 (Meine Kinderjahre) 一書，則又不啻一冊興趣之自傳也。

又次則推豐坦 (Theodor Fontane)，彼性極其沉着，故能靜以察物，冷以觀人，尤好探幽，勾玄時俗注重之點，彼多不甚措意，惟於其故鄉及其時代之特質，則窮究而默誌之，凡久久印入其腦中者，彼皆一一以種種之格式納諸其作品之中。故其作品亦以描寫故鄉與當時者為最有精采；在拉度爾武刺 (L'Adlerer, 1882) 錯誤紛亂 (Irrungen Wirrungen, 1888) 斯提內 (Stine, 1890) 耶尼特賴柏爾夫人 (Frau Jenny Treibel, 1892) 厄斐布里斯特 (Ede Briest, 1895) 芒刺 (Der Stechlin) 中，尤以錯誤紛亂為最佳。中敘二少年戀愛、患難之故事，寫此二人始則狗其情慾，次則守其義務，終則忍受其分離之痛苦。豐氏復有歷史小說克勒特明得 (Grete Minde, 1900) 等之作，但其價值尚在其自述作品兒時故事 (Meine Kinderjahre, 1893) 與自二十歲

以至三十歲 (Von Zwanzig bis Dreissig) 之下。

此外則有女小說家弗朗沙 (Luise von François) 者，於其最後之勒嬰堡女主人 (Die letzte Reckenburgerin, 1871) 中寫一八一三年自由戰爭之故事，於其幸福者受厄之時代 (Die Stufenjahre eines Glücklichen, 1877) 寫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之事蹟，而又皆能將洶湧澎湃之時代潮流縮映於小小之家庭狀況。又有達安 (Felix Dahn) 者，以其羅馬爭奪記 (Der Kampf um Rom, 1877) 一書壓倒當時一切之歷史小說。又有罕斯雅科布 (Heinrich Hans-jacob) 者，則以野櫻桃 (Wilde Kirschen, 1881) 枯葉 (Dürre Blätter, 1886) 雪球 (Schneeballen, 1889) 農人血 (Bauernblut, 1890) 等篇開鄉村故事之生面。又有賽得爾 (Heinrich Seidel) 則以勒布勒喜特幼兒 (Lebrecht Hühnchen, 1862) 白柏林到柏林 (Von Berlin nach Berlin) 發里立忒敘述之遺響 德國之小說，至於此時可謂入於怒長暴發之期矣。及自然派興時，一切文學上之法則與格式皆被打破，由是小說之創作，益復自由奔放。方其初期時，有昆刺特 (M. G. Conrad) 者，於其伊紮流河聲 (Was die Isar rascht, 1887) 等篇，即

已蔑視文藝上形成法則矣。同時有布來布特樓 (Karl Bleibrem) 於其怒之日 (Dies irae, 1882) 寫戰場之苦况與都市之墮落，又有克勒策 (M. Kretzer) 者於其匠父廷佩 (Meister Timppe) 寫手工業之見擄於大工廠；又有昆刺狄 (H. Conrad) 者於其亞丹人 (Adam Meusch, 1889) 中大唱意志不自由之論。於是大小說家蘇德曼 (Sudermann) 遂乘時而起，其名著憂愁夫人 (Frau Sorge, 1887) 遂完全揭開自然派之真面目，是篇寫中落之普魯士農家人競競業業與運命奮鬥，卒收其最後之勝利，於此可見該派打破一切努力建設之精神。其次年復有繡橋 (Der Katzenberg, 1888) 一篇頁世，內寫東普魯士舊家庭墮落之故事，雖其豪放處或勝前作，但其淫穢卑濁，頗為時人所不直。其後復有當年 (Es war, 1893) 之作，然其才力已漸不如前矣。

一八九〇年以後自然派之小說家舍蘇氏之外，則推士拉夫 (J. Schlarf)。彼於敘述一本自然派之忠實，於人物極寫其受環境之牽制毫無自由之可言，於事實則喜論社會問題，尤其墮落之婦女問題。其作品以短篇小說夏之死 (Sommerdod, 1897) 勒諾勒 (Lenore, 1899) 與牧羊女 (Kuhmagd, 1897) 諸篇為最有聲色，其長篇小說則不甚佳。同時盛行之小說有累忒 (G.

Reuter 之良家庭中 (Ans der guten Famalie, 1895) 寫好女子竟作父母教育法則之犧牲者；柏勞 (H. Böhlau) 之電車車站 (Rangierbahnhof, 1895) 寫閨行某文藝家庭無定之生活；克曼桑魯斯特 (A. Croissant-Rust) 之品拍涅爾赫 (Pimpernellehe, 1901) 寫普法爾頓 (Palz) 地方之小都市生活；坡楞次 (W. von Polenz) 之布賴騰多夫之牧師 (Der Pfarrer von Breiendorf, 1893) 寫某牧師精神上與事實上之脫離教會；卡爾霍布特曼 (Carl Hauptmann) 之馬提爾得 (Mathilde, 1902) 寫某女子歷險赴難以與環境相奮鬪。

以自然派之尙鄉村生活而貶都市文明，故其間產生不少鄉土作家。如托馬 (Ludwig Thoma) 於其安德累阿服斯特 (Andreas Vöst, 1905) 寫上巴威農人之生活；赫塞 (Hermann Hesse) 於其彼得卡門親特 (Peter Camenzind, 1904) 寫十發本 (Schwaben) 鄉人之性格。又如赫耳磔格 (Rudolf Herzog) 於其財斯科騰人 (Die Wäskotens, 1905) 寫武拍塔爾 (Wuppertal) 人之工作；微比喜 (Clara Viebig) 於其愛妻爾之兒童 (Kinder der Eifel, 1907) 等寫愛妻爾地方之民情。又如恩斯特 (Otto Ernst) 於其阿斯穆森拍等三小說寫漢堡之風土；

克勒革 (Timur Kröger) 於其幸福之居 (Die Wohnung des Glückes, 1897) 寫好斯敦 (Holstein) 人之特性，皆能抒其長，達其意，爲其故鄉作寫照。而才力所及，竟能超出鄉土文藝之上者，則有二人：一曰恩琴 (Ottomar Enking)，彼不惟長於敘述，而且精於結構，其地點不限於鄉村，而且及於都市，其人物不只囿於家庭，而且及於社會。吾人於其柏謨家庭 (Die Familie P. C. Behm, 1902) 等編中，可以窺見其胸襟。其一人則收功尤夥之察安 (Ernst Zahn) 是也。其觀察之正確，去述之真切，布局之恢廓，思想之健全，在自然派中實罕有其匹。其作品自以描寫阿爾卑斯生活之長篇小說厄尼柏亥謨 (Erni Behaim, 1898) 等爲較精采，但其整潔處尙遜其所著山民 (Bergvolk, 1896) 人等 (Menschen, 1900) 等諸短篇小說也。

在最近小說界，能矯自然派之失，採寫實派之長者，當推托馬斯曼 (Thomas Mann)。彼之最爲德人擊節稱善者，爲能代表平民之思想與其生活。其敘述極有條理，其格式極其穩妥，其觀察事物，常窮微盡致，其運用辭句，每反覆推蔽，雖其作品中時時流露模仿前人之氣味，但其大體終不失其獨特之面目。彼尤善平心靜氣，縷述人間瑣細事件，使人讀之津津有味，羣羣不倦。其長篇小說

布登布魯克氏 (Buddenbrooks, 1907) 寫呂柏克 (Lübeck) 平民家庭墮落之經過，在最近小說界中不啻開一新紀錄；其短篇小說威尼斯之死 (Der Tod in Venedig, 1912) 寫垂老之詩人，因景仰威尼斯之風土，致淪落於是地，可稱作者獨出心裁最富詩意之傑作。又其短篇小說集中特里斯坦 (Tristan, 1903) 之托尼奧克勒革 (Tonio Kröger) 以自傳之形式，寫俗人與文士觀念之衝突，在其作品中雖非甚工，而最著名於世。

在現代作家中其作風極類古典派，尤其接近意大利作家者為女詩人庫耳次 (L. Kerner)。庫耳次生平之印象，與其創作之動機，雖皆受賜於意大利，但其士發本人特具之愷切丁寧，其家族遺傳之博聞強識，其自身特長之觀察力與判斷力，實常控制其浮動之幻想，故其作品頗具平淡古樸之逸致，其中自以意大利之敘述 (Italienische Erzählung, 1895) 與佛羅梭薩短篇小說集 (Florentiner Novellen, 1890) 為最博人采聲。但其幻想與童話 (Phantasien und Märchen, 1890) 亦頗饒詩意。

處貴族而寫貴族，居東普魯士而寫東普魯士者，在今惟開塞令 (E. Graf von Kayserling)。

彼深知其天賦所限，故盡捨其他，而惟鄉土文藝之是闢，且其範圍惟限於貴族與農人兩階級，故能面面俱到，巨細無遺，以表白此等人之特徵與其運命。其短篇小說集煩悶之日（*Schwüle Tage*, 1906）與斑駁之心（*Bunte Herzen*, 1909）爲其最得意之作，至於其長篇小說，已遜一籌，以言其戲劇，更卑卑不足道。

今之浪漫派小說家中最工者有胡佛（*Ricarda Huch*）一人，彼雖一弱女子，而具有深刻、銳敏之理性，精美之格式觀念，婉曲之表述筆法。其最初之長篇小說盧多爾夫烏斯雷（*Ludold Ursleu*, 1892），紀北德某商人家庭之衰落，與其最後子孫之風流倜儻，允稱爲胡氏最特色，最有效之巨著。其短篇小說顯奉刻勒（*Keller*）爲模範，其中自以戰勝巷軼事（*Aus der Triumph-Passe*, 1901）一集，爲最邀人讀。至其浪漫派盛衰記（*Blütezeit und Verfall der Romantik*）兩集，在文學史中亦吉光片羽之作也。

與庫耳次同以歷史小說見稱，而在舊教文學家獨放異彩者，爲女詩人罕得爾馬策提（*Handel-Mazetti*），其述古之忠實，立論之渾厚，宅心之慈善，頗與人以感化之印象，其小說自以追紀十

六、七世紀時奧國宗教戰爭者爲最佳。耶塞與馬利亞 (Jesse und Maria, 1906) 其尤著者也。

此外其作風似印象派而亦近表現派者，有刻勒曼 (Bernhard Kellermann) 其下筆愈趨於雄偉、激烈，而敘事則愈趨於精細、明晰，其作品以愚人 (Der Tor, 1909) 以後始告成功，而尤以描寫美國企業家與工人之隧道 (Tunnel) 收果最宏，至其最近作品十一月九日 (Der 9. November, 1921) 寫一九一八年德國前線崩壞與內部革命之情形，雖未能淋漓盡致，然亦頗具真相矣。

此外新進作家中最有望者爲夫朗克 (Bruno Frank) 彼對於受苦、獲罪之人尤深表同情，而其表情又極清晰婉曲，故其作品雖未能奮發激昂，而甚爲悱惻纏綿，尤以短篇小說王妃 (Die Fürstin, 1915) 一書足見作者實具銳敏之觀察力與強毅之冒險心，以遨遊於社會各階級。

表現派中最以小說聞名者，推豪利曼 (Heinrich Mann) 淺見之讀者往往誤視彼爲厭世凌人之作家，其實彼自有精神的人物，與受完全文明教育之公民爲其理想，惟其對於一般人之粗鄙態度與操率舉動，每加痛擊不稍假借耳。其最初作品之敘述奇異者 (Das Wunderbare) 與

其短篇小說佛爾維亞 (Fulvia) 門前之引道 (Ein Gang vors Tor) 女英雄 (Heldin) 等皆以英雄爲模範，偉業爲理想。至其兩篇社會小說求愛 (Die Jagd nach der Liebe) 與人間 (Zwischen den Basen) 則證明人生精神上之關係，卽不啻映照戰後痛苦生活之狀況。其長篇小說小邑 (Die kleine Stadt) 則聚社會上互有關係之人物於一隅，一一表而出之，而其人天國 (Sclaraftenland) 與腐化教授 (Professor Ururt) 則進而熱鬧冷諷此輩滑稽人物。論表現派最正確之厄士米德 (Kasimir Edschmid) 固已恃其所著之論文論文學中之表現與新作風一書以名震一時矣；然彼亦實一善於表情之短篇小說家，其名著六口 (Die sechs Mündungen, 1916) 一集雖若百音合奏，紛然前陳，但其主音不外發生離之悲腔，訴怨慕之幽音與輓死別之淒愴而已。其他短篇小說集如提穆耳 (Tinnur, 1916) 浮動之生活 (Das rasende Leben, 1916) 皆不外弦外之餘音耳。

次則里爾刻 (Reinier Maria Rilke) 之長篇小說勞里特之桅船 (Malte Laurids Brigge) 與其短篇小說里爾刻之戀與死 (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 1906) 又如克拉蓬特 (Klabund) 之長篇小說摩勒澳 (Moreau, 1916) 溫魯 (Fritz von Uruhn) 之短篇小說犧牲行 (Opfergang, 1919) 約斯特 (Hanns Johst) 之長篇小說開端 (Der Anfang, 1917) 皆為該派出類拔萃之產物也。